

# 文案设计文档

## 1. 角色设计

方耀辉

### 一、身份背景

#### 1. 基础信息

- 姓名：方耀辉
- 年龄：20岁
- 身高：178cm
- 出生地：岳城郊外
- 职业变迁：
  - 前假药贩子团伙成员（抢劫、销赃）
  - 奶茶店零工（伪装身份）
  - 送终小队临时成员
  - 法身佛宿主/觉醒者

#### 2. 家庭背景

- 母亲：攸言（科研院研究员，秘密参与会馆佛像实验）
- 父亲：未知（自幼缺失）
- 成长环境：
  - 母亲长期外出“做实验”，数月才回家一次
  - 独自生活，靠打零工和非法活动维持生计
  - 渴望母爱，但长期被“科研院”目标压得喘不过气

#### 3. 关键经历时间线

- 8岁：收到母亲邮寄的望远镜，开始孤独的童年观察
- 16岁：首次反抗母亲安排的“科研院之路”，离家出走
- 20岁（DAY1前）：
  - 加入狗蛋的假药贩卖团伙

- 为母亲偷窃高价护肤品
- 内心挣扎于“正经工作”与“快速来钱”之间
- DAY1:
  - 母亲被恶灵杀害
  - 法身佛主动融合进右臂
  - 被凌一救下，卷入会馆与恶灵的斗争
- DAY2-7：随送终小队寻找报身佛，逐渐觉醒能力
- DAY8：在浮屠塔上与阎王决战，最终牺牲

## 二、性格特征

### 1. 表层性格（他人眼中的他）

- 叛逆不羁：说话带刺，常顶嘴，抗拒权威
- 小聪明：擅长偷窃、诈骗、话术（如场二偷凌一钱包）
- 逞强好胜：即使害怕也硬撑，不愿示弱
- 孝顺矛盾：为母亲偷护肤品，却又怨恨她的缺席

### 2. 深层性格（内心真实面）

- 极度孤独：

“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一个人。”

- 童年只有望远镜陪伴
- 渴望家庭温暖却得不到

- 自我否定：

“我没那个能力……我办不到！”

- 深信自己“不是天才”“不够优秀”
- 母亲的高期待成为心理阴影

- 敏感脆弱：

- 噩梦缠身（开场即做噩梦）
- 对母亲的死充满自责与未说出口的遗憾

- 隐藏的正义感：

- 放走恶灵后因良心不安又追回（场二十八）
- 最终为保护红袖和反抗命运牺牲

### 3. 性格成长弧光

- 第一阶段 (DAY1-3)：
  - 逃避→被迫接受 (佛像融合、恶灵存在)
  - 自私→开始关心他人 (保护仇亚、红袖)
- 第二阶段 (DAY4-6)：
  - 迷茫→寻找真相 (探索会馆、发现母亲实验)
  - 怨恨→理解母亲 (地狱中听到母亲独白)
- 第三阶段 (DAY7-8)：
  - 认命→反抗命运 (与凌一约定“不相信死亡”)
  - 牺牲→成全大义 (与阎王同归于尽)

## 三、美术设计

凌一

高挽云

仇亚 (逸晨)

红袖

## 2.世界观设定 (？？？需要填写并改动剧本细节)

## 核心设定：

每个有魂术的角色都可以让其灵魂与身体分离，变得更强。只有高挽云一个人做到让灵魂与身体分离后还能复原。

## 自然层设定：

全是石头，就像全是沙子的末世一样。

## 社会层设定：

## 3.主线剧情

### 场一：(day1，夜)

(一辆破旧的厢式货车在尘土飞扬的郊外公路上颠簸。后车厢里堆着成箱的“特效神药”，包装粗劣。)

狗蛋：喂！醒醒！

耀辉：干嘛呢你？

狗蛋：看你神神鬼鬼地搁那说梦话，没完了。

又做噩梦了？

耀辉：习惯了。

狗蛋：还是梦到，那个，有什么鬼在追你妈啊？

耀辉：啊，大概吧。

这种诡异的内容，就像是芯片插到我脑袋里一样挥之不去。

狗蛋：真有你的。还以为是什么新的内容——比如梦到你被警察追呢。

来，咱哥几个把这几箱货送到上头手里，去喝点白的——

那叫啥，对对，“借酒浇愁”！

一口喝下肚，给脑子泡透喽，就没啥噩梦了。

耀辉：算啦。今儿没空，我得回去了。

狗蛋：一提到酒你就扫兴。瞧你这，心事全在脸上。

今儿有事也得搁着，陪哥喝两杯！

真是的，抢了一票大的多不容易。

耀辉：怎么，真要让我陪着啊。

狗蛋：唉？你这家伙。

(车开到了另一条路)

耀辉：喂喂！这可不是给我送回去的路啊。

就非得拉我去喝呀？

狗蛋：听不见。你说啥？

耀辉：...你真是。

喏，这个。（举起钞票）

狗蛋：...你啥时候拿走我裤兜里的钞票？

耀辉：我说现在赶紧打道回府，把我送到我家那边。不然，你的小心肝就要飞喽！

(将钞票举到窗外)

狗蛋：唉你别，我回去！还威胁上我了。

...倒是你这偷盗的手法跟变魔术一样，佩服。

耀辉：过奖。

(二人下车。耀辉手里把玩着那个护肤品)

(狗蛋没吱声，瞟了一眼。)

狗蛋：是护肤品。送给你娘的？

耀辉：嗯。娘好不容易回来一回。

狗蛋：嘿！咱可是刚抢完劫，我都没留意你什么时候搞到的这高级货。

耀辉：你猜猜？

狗蛋：从那个药贩子兜里顺的呗。

狗蛋：要我说，你是我见过的走江湖的这帮人里最孝顺的。

耀辉：要是我能有个好脑袋瓜，去找个正经工作也好。

倒是那，天道酬勤终是戏，人间取巧竟成箴。

要是干别的活，我还真不一定能买来这品牌的。

狗蛋：得！这世道，佛不渡人，人得自渡。

更何况，咱们抢劫的还是那个卖假药的狗崽子，给他超度喽。善哉善哉！

耀辉：（笑着）

（车到了耀辉家门口）

耀辉：走了哈。

狗蛋：我也不急着回去，正好修修这破车。

（耀辉走到门前，敲敲门）

耀辉：是我。

（耀辉直接进门。妈妈在整理行李）

耀辉：妈。回来了。我买了点护肤品。

待会一起吃晚饭吧。

攸言（抬起头）：耀辉呀。进屋里歇会吧。

（耀辉没说什么，坐到旁边的椅子上。）

攸言：你那东西，是在哪儿买的呀。

耀辉：哦，去岳城里的商场跑了一趟...

我打工攒的钱——就是你上次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你说的那家奶茶店。

周末的时候去那边干的零工，还是能省不少钱的。

（攸言叹了口气。）

攸言：妈对你的工作没啥别的想法，你也晓得，马上就到5月份的复试了...你认真学习，我就放心了哈。

耀辉：...知道知道。

待会我就戴上这个脑机学习机器，把昨天落下的课补上。

攸言：耀辉。

你实话实说。

耀辉：怎么。

攸言：这东西，不是你的吧？

耀辉：这就是我买的呀。

这是我辛辛苦苦...

攸言：娃啊。不是你的咱就送回去好不好？

耀辉：...

攸言：你的心意妈妈一清二楚。妈不是想怀疑你，只是...你还是个学生啊。

哪来的时间打这些零工。这东西死贵，还得攒好久...

耀辉：妈！

(沉默)

耀辉：去赚点钱怎么了。我早就不是小屁孩了！

别瞒我，家里为了贷款租这房子，欠了人家多少钱？

妈妈：这旁边就是这附近最好的学校，你回来不也方便些。

只是妈妈做实验，最近几个月成果不是很理想，收入暂时发不下来...

耀辉：那倒是找一份正经工作呀。

你甚至从来没给我说过你做的是什么实验！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！

半年前你才好不容易告诉我你是去搞科研。从小到大我还以为你是去干什么保密工作呢！

...

攸言：妈妈是加班加点赶着做这个项目。剩的时间实在不多了，但是还没做完...

耀辉：你每回都这么说。

你还每回都说，马上就到5月了。

我当然知道啊！5月份是科研院的复试，我得赶紧温故知新。我知道啊。

但是你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。

就不能...就不能一起正常点吃个晚饭吗。

攸言：呃...

耀辉：还是没空啊。

攸言：妈妈不是这个意思...

耀辉：...不能就算了。我去学就是了。

(门嗵的一声关上。)

(耀辉躺在床上。突然外面”嗵“一声响。耀辉往外面看。)

耀辉：嗯？

车还在外面。狗蛋还没修好车？

(耀辉出门。他叫喊了一声。之后看见了狗蛋的下半身。耀辉以为他在修车，但之后闻到了浓厚的血腥味。拉出来，狗蛋上半身消失。耀辉吓得不轻。)

耀辉：（杀人狂？熊...狮子？还是怪物！这...）

妈！

怎么不在！

接着重新播放上面的攸言被恶灵追杀的场景。

（妈妈被恶灵追。母亲踉跄冲入一间屋内（没有大佛），几乎扑倒在小佛像前。她将额头重重抵在冰冷的地面上。她抬起头，一只鬼爪深入门缝。佛像冷漠地俯视着她。她再次将额头抵住地面，发出无声的哀求。耀辉也赶到，想叫妈妈一起走。）

妈（急促）：……显灵，求您，求您显灵！大慈大悲的佛祖啊.....

……我这条贱命怎么样都行！您的话，我认了，我真的认了！

耀辉：（话？什么话，佛的话？）

……但保佑我儿子…保佑小辉…让他...让他平平安安的！

（恶灵追了过来，耀辉吓得瘫倒在地上）

……佛祖，我给您磕头了！

不，不要！啊啊啊啊啊！

（儿子盯着母亲的尸体很惊恐，抬起头又看到了恶灵的迹象（被抓坏的门）。这个时候，鬼逐渐袭来：房间周围出现一些被破坏的痕迹，儿子退到佛像旁边，马上就要被恶灵吃掉了。儿子大口喘气，准备拿佛像阻挡。）

方：佛...佛祖保佑！

（儿子看到了恶灵的全貌。妈妈及时拖住恶灵，抱住恶灵的腿。儿子此时也看到了妈妈的灵魂。）

方：（惊恐地看着母亲的灵魂）

（恶灵甩开了母亲，下一秒准备把儿子吃掉。热爱女火速赶到给恶灵一击。）

凌一：你没事么？能跑就跑，快点！

方：我...我腿软...

凌一：（砸吧嘴）目标人物确认死亡...我来收拾这个恶灵。

（看到佛像）佛像在那里！

（二人交战，凌一位居下风。）

凌一：那个佛像！不能让他拿走！

（二人争抢佛像，佛像落在正在尽力往外爬的方耀辉身旁。佛像像是有生命一般，吸附在他手臂上，越陷越深。凌一愣了一下，被恶灵打飞到一边。

恶灵将要干掉主角；凌一用火绳捆住恶灵，最终削弱其力量，并将其收归盒中。主角看着这一幕，逐渐晕了过去。

家里矗立的古佛依旧，在这个镜头下亮出标题：九九归一。

## 场二：

主角醒了过来，他和凌一在一辆自动驾驶的。恍惚中听到凌一在终端上和别人（门童）交流的声音。

凌一：这我能有什么办法？

我刚接到任务就赶紧从会馆往这边赶，一分钟没耽搁！赶到的时候人就剩一口气。我...哎。

...废话。佛像确实到手了，不过融入到一个娃的手臂里面，人也一并带回来了。

（主角逐渐坐起来，看着车头，意识到是自动驾驶。）

凌一：拿到佛了，也是干了任务的一半吧？这报酬...可不会是打个对折吧？

喂！听见没？你个糟老头！

切，乱挂电话。

（主角先顺走了凌一的钱）

主角（环顾四周）：喂！放我下来！

凌一：干嘛，我可救了你啊。

听话，跟我走一段。

主角：（反正钱到手了）

主角：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哪个团伙，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卖器官的。

凌一：...我没多少耐心。

（方耀辉环顾四周，试图去开车门，发现锁死。他开始用手掌拍打车窗）

方耀辉：开门！我要下去！

凌一：...切。

你想跑掉啊。听见那林子里面的唏嘘声了没？

要不要猜一猜，那是可爱的小松鼠呢，还是要把你撕成两半的恶灵？

主角：少拿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吓唬我！

凌一：神神鬼鬼？

（她抓住小臂，将袖子撸下来，用指尖狠狠地戳它）

主角：嘶！疼！

凌一：那你告诉我，这玩意是你的新纹身？

（主角缓缓将那只正常的手覆盖在佛像上，随后他抬起头，看向车外飞速后退的、陌生的荒野，眼神里的愤怒和强硬终于褪去，只剩下一种茫然的、无处可逃的恐惧。他不再争辩，之前的全部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。）

凌一：还有，还我钱。（说一个字从主角裤兜里抽一张钞票）那可是我宝贵的工资！

主角：（无奈）切...（叹了口气）

恶灵...还有我手臂里这个发烫的东西。

你确定没开玩笑，真...真有鬼呀？

凌一：（一边数钱一边说）不然呢？刚才你家里不就有一个。

这玩意呀，说是有些人活着时罪恶滔天，死后被判为恶灵，来世间讨债的！

我们这帮人的活，就是来送它们最后一程，让他们有去无回。

而且你至少现在还不能走。因为，这个小佛像我还要。

（凌一指了指主角的手臂）

主角：你要它...？那怎么取出来？

凌一：可能会把你手臂剁掉吧，说不定呢。

主角：喂喂！放我回去！

凌一：你给我安生点。

### 场三：

（凌一看到山路上堵车。）

凌一：真会挑时候。

（车被警察围堵。）

凌一：（拿着证件）我是会馆的人，执行公务。

陈警官：我们追踪一个岳城的抢劫犯，长这个模样（展示画像）。我们需要搜查车内所有人员。

凌一：啊？

——呃，我好像，没听说过这个人。

陈警官：车内还有别人吗？有的话麻烦请他下车。

凌一：大半夜的，就我一个开夜路。

耀辉：（好冷...该穿个外套的）

凌一：没啥事我就走了。

（耀辉打了个喷嚏。）

陈警官：嗯？

且慢，女士。请务必配合调查。

凌一：真是的...

？？？（高挽云）：咳咳。

高挽云：还在忙啊，老陈。

（旁白：烟味，又浓又呛的烟味。用不着猜，凌一都知道是谁。）

凌一：云姐！

陈警官：老高。您怎么在这。

高挽云：这不是担心我队员出什么麻烦嘛。

长话短说。我派她去执行的押送重犯的任务。车里这个犯人泄露了实验室的资料，在送达前还不能对公众露面。谅解一下。

陈警官：这...我明白了。

高挽云：会馆会处置他的。（往他手里塞了点烟）

走吧，凌一。顺便载我一程。

凌一：哦，呃。

（车开到了直升机这里。三个人坐在屋内。）

高挽云：你是说，那佛像在劫匪的手臂里？

凌一：云姐。我尽力去抢了，这也是没办法才把他带回来。

但是我哪知道他是劫匪啊！

不不，这种人，他偷我钱的时候我就该看出来！

（高挽云打量着眼前的耀辉。）

耀辉：（啧，这烟味...）

高挽云：真是罕见。佛像主动找人融合的事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孩子。

我不管你之前犯过什么事，不要对我们下手。

耀辉：那我还应该感谢你喽。现在像是我被你们绑架了一样。

凌一：明天你就轻松了。到了会馆，取下佛像，然后就放你走...

耀辉：然后我就无家可归了。

凌一：...

耀辉：你们救了我，完全出于这个手臂里的小佛像的缘故。

没了它我不就也成为什么“任务无关人员了”？

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感谢你们...啧。今晚发生的事很多。

我不在乎你们口里的神神鬼鬼的玩意。我不在乎。

首先，我妈已经离世了。

高挽云：...

耀辉：...两三个月才见一次的，就那么残忍地被屠杀。

凌一：呃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。

也许我可以更快些...

耀辉：...给我闭嘴。

我要出去走走。（夺门而出）

凌一：你！...

高挽云：凌一。先回去吧。

凌一：我真希望我的确是尽力了。（复杂的表情）

#### 场四：

深蓝星空cg。

旁白：这是一个寻常但并不平凡的夜晚。

星空和原野向外延展，却又笼罩着大地上的万紫千红。

唯有在夜空下独处时，在名为“家”的废墟彻底淡出视野之外时，方耀辉才恍惚地感觉到：自己的亲人，似乎已经不在了。

他拿起手机，想去做点什么，扒拉几下后，又觉得对不住，把手机扔在一边。

此时他发现：他的妈妈，攸言，是真的回不来了。

妈妈的姓很少见。小时候，每次他要仿照家长的字体给作业签字，都不会写那个“攸”字。

不过妈妈说是去做实验，没怎么陪过自己——所以光是写这个“攸”，就困扰了自己许久。

他顺着发烫的、僵硬的手臂向上摸，似乎已经习惯了痛觉。

终于，摸到了挂在他脖子上的望远镜，那件唯一的生日礼物...是妈妈邮寄过来的。

旁白：“妈妈，我想要这个望远镜！”“孩子有好奇心，是好事呀！”

（八岁时，晚上九点。主角玩着望远镜窥探着别的孩子的玩耍。听到妈妈过来的脚步才放下来。妈妈把望远镜收起来。妈妈表示有点恼怒。

（妈妈：“（给孩子戴上脑机接口机）妈妈又一次要出门，方耀辉希望妈妈再多陪一会，妈妈说他学明白了就会出现。但是他学了好久才学明白，妈妈并没有出现。”）

（楼下的孩子们的欢笑声很刺耳。）

主角扭了扭望远镜。

（十六岁的方耀辉在机器中挣扎。从脑机接口机器中虚脱地走出来，很疲惫。机器显示学习失败。

母亲：小辉...（要去摸额头，耀辉没有抗拒）

主角：我说了我不去科研院。

母亲：妈妈就盼望你快快长大...

主角：抱歉我没这个能耐。我听不懂我没天赋我不喜欢！

(主角夺门而出) )

主角：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一个人。

妈妈几个月才回来一回。问她去干啥她也不说。

除了我做的饭——虽然经常把盐放多了，但是妈妈也会吃的。

...

主角： (摸着自己炽热的手臂) (回想起自己看到妈妈的灵魂) 如果我能看到你的灵魂...

(回想起妈妈血流成河的画面，不禁一惊，随后又把头埋在臂弯里。)

我只是...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吧。

高挽云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。

高挽云：还没睡呀。

主角 (先是一愣，之后恢复平静) : 嗯。

高挽云 (拿着一件衣服) : 外面冷。要披件衣服么？

主角摇了摇头。

高挽云 (坐下来) : 会馆发布任务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只有几分钟的反应时间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来不及。

等到赶到现场时，只剩下尸体，和他们还没说出口的话。

主角： .....

你不睡么？

高挽云：我啊...还不太想睡觉吧。

我不是很喜欢噩梦，不过它对我情有独钟。

虽然做噩梦也是迟早的事情，毕竟人都要睡觉嘛。

...

早点睡吧。我先回了。

主角：嗯。 (拿起望远镜往远处看)

高冷女回到了飞机内。主角在望远镜内看到了远处的黑影。

主角：树？这里会有长这么高的树么？

主角调整望远镜的角度。他看到了一个瘦长鬼影。瘦长鬼影突然消失。下一刻立刻浮现在他面前。主角立刻往舱内的窗户钻，但是被鬼影扔了出来。主角被逼入绝境。高冷女迅速出手救下了他，并且制服了鬼。主角准备拿高冷女的符咒去给鬼致命一击，被高冷女拦下。

高挽云：先别杀它。 (拿出一个紫色方形小盒子来制服这个鬼。)

主角：啊？

高挽云：我们只需要削弱这些鬼的力量，把他们交给会馆处置。

（拿走主角手里的符咒）你要是真把它干掉...那就没法拿工资了。

主角（惊魂未定）：交给会馆...？

高挽云：这就不劳烦你操心了。

你今晚的噩梦已经有新素材了。如果你还想让素材再多一点，我不介意你继续在外面呆一会。

（主角没接话，默默地挪到舱门边，进去后反手就把门锁死了，背靠着门长长舒了口气。）

另一边，有一个恶灵窜进了直升机内。

## 场五：(day2，午)

（主角尚未睁开眼）

凌一：喂！看到这个没？

再不醒过来，我可要把它放到你的脖子里喽！

（主角赶紧坐起来）

主角：干嘛啊！让我多睡会儿要命呀？

凌一：我说啊，这午饭的饭点都快过了半个钟头了！你真不饿，我们就开吃了！

主角：啊？

主角：（一边穿新衣服一边顶开门）你们还请我吃饭呀？

凌一：俺云姐亲自下厨！闻到没？今天是清蒸鲈鱼！

欸，别绷着脸啊。笑一个！庆祝一下嘛！

主角：（假笑）

凌一：（镜头给到凌一和云姐）要不是她未卜先知，带的有葱姜胡椒来提味，我们这回就只能吃压缩饼干了。

高挽云：你应该感谢大自然赠予的鱼。这可是我空军了一个上午的成果。（还在做饭）

主角：（拖着脑袋）

凌一：话说，你的魂术是什么呀。

主角：什么玩意？

凌一：就是什么...哼哼哈嘿的超能力？你不是见过我用嘛！

凌一：（指了指他的手臂）这小佛像能融到你的身体里，就可以激发你的魂术。我们狩猎恶灵这一行的人，都是这么获得魂术的。

主角：我试试。

（尝试无果）

凌一：（憋笑）

高挽云：别逗他了。魂术又不是一两天就能融会贯通的。（端上鱼）

你一开始不也是只打出个火花来？

凌一：云姐！那也比他强！

给你介绍一下。我们这个小队呢，代号为“送终”。

我是高挽云，也是队长。（指了指正在吃鱼的凌一）这位救你的女孩是凌一。

凌一：嗯哼。

他是仇亚，平时喜欢种点花草（仇亚正在种花草）。来跟他打个招呼？

主角：呃...你好，我是方耀辉？

仇亚：（可爱地、安静地、闭着眼睛）嗨。

凌一：耀辉...

不如叫你小辉辉？有趣！

主角：你是看着我今天就要走，非得要好好嘲弄我一顿呀？

凌一：小——辉——辉！（鬼脸）

高挽云：（端上最后一盘菜）你们还是体谅一下自己的肚子吧。吃饭了。

大家刚准备拿起筷子夹菜，就听见”嘟噜“一声响。凌一做白眼，高冷女打开任务终端。仇亚还在吃饭（给个镜头）。

凌一：我说云姐啊，那个老不死的专挑吃饭的时候发任务，就不能用你的符咒勒死他...

等等，报酬是什么？3个佛币！（震惊地从沙发上腾地往前扑）

高挽云：这估计是职业生涯中报酬最高的一单了。

凌一：（拉着方耀辉胳膊）三个佛币。那还吃啥饭啊！赶紧出发，我等不及了！

高挽云：嗯...任务是，让佛像嵌在手臂里的男孩，到北境山区带你们去找这样东西。

主角：我吗？不是说好的今天把佛像取下来，这又是哪一套？

高挽云：要真是一般的任务，我倒也能转交给其它小队。只是这个任务直接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终端上—

恐怕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做。

或者说，只有你才能感知到那件物品存在的位置。

主角：我？

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手臂烫得很，就连个‘魂术’俩字都写不利索。

你们找错人啦。（镜头：仇亚默默干饭）

所以请务必赶紧把我手臂里这该死的滚烫的东西扔掉，而不是让我当炮灰。行不？

高挽云：我想你无法拒绝。（展示这样东西）

主角：（另一尊佛像？）

高挽云：这个小佛像，目前已知的只有三个。

事实上，在接到去救援你母亲的任务的时候，我也很好奇...

为什么一个能赐予人魂术的、各方觊觎的小佛像，竟然会出现在你母亲这样一个普通人手中？

...你应该也看到了你母亲的灵魂。这巧合有点让我震惊。

你觉得，会不会是因为佛像对你母亲的灵魂产生了什么反应？

主角：佛像和灵魂...

难道说，我母亲可能会因为佛像而复活？

凌一：虽然并没有先例...

不过，干我们这一行干久了，总会愿意相信那么一点奇迹的。

高挽云：用佛像复活这种事情，超出了我们会馆的研究范畴。如果你对这些有疑问，我们恐怕很难回答上来。

但我的意思是——找到这尊小佛，你母亲的灵魂也许能再次被“召唤”出来。

主角：...

仇亚：话说...

这个任务，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任务呀。

凌一：好像是的哦。

云姐给会馆那边汇报，说是咱们队“身经百战”“赫赫有功”，要退休放个长假呢！

高挽云：（浅笑）别闹啦。

主角：要是这样...我跟你们去。

凌一：呦，有兴趣了？

主角：我现在也是恶灵的活靶子嘛。谁知道离开了你们我还能不能度过余生。

但找到佛像后，你们就得放我走。

这是条件，不是请求。

高挽云：行，我答应你。

我们总不能没了导航。而且，既然佛像都选择了他，我相信他有释放魂术的潜力。

主角：还有一点。

伙食这一块，也不能差了。

凌一：怎么，你对这饭有意见？

主角：（笑）要和这一顿一样好。

高挽云：包在我身上。

大家准备一下吧。

凌一：芜湖！

（仇亚找到主角。）

主角：呃，你好？

仇亚生长出一朵花，告诉他这是祝福。主角，将花别在望远镜上。

凌一：（拿着强光手电、渗漏检测试纸、扳手）

动力系统正常、起落架正常。

（仇亚在驾驶舱系好安全带。）

高冷女：起飞，前往北境。

主角：喂，上面的树挡住了！

（高冷女用符咒将附近的树往外拨。）

主角团的飞机飞到树的高处。见到正午的碎云蓝。）

## 场六：

时间回到昨天晚上。妈妈被杀后：

视角同时来到地府。妈妈的灵魂睁开眼。面前坐着一个鬼女人（没耐心）。

鬼女：报名字。

妈妈：我...这是哪里？你是...？

鬼女（发牢骚）：别愣着啊！快点报名字，我赶着下班。

妈妈（疑惑）：啊...啊？

鬼男（推门而入，有耐心）：老妹，歇会吧！

这边奈何桥上人都满了。你忍着点急性子，慢点招待他们，行不？

鬼女：又怪上我了？最近死的人多，我不想刷KPI都难办。

鬼男（击掌，表示无奈）：这我当然理解啦！所以啊，你就让他们慢点进，也给我少点负担嘛！

诶，你先别记她名儿，就停一会！待会我请你喝酸甜孟婆汤。

鬼女（来兴致）：呦，你说的啊！酸甜味的！

妈妈：我...这...

鬼女：哦对，把你忘了。

呃，你已经死了；这里是阴间；本来呢，你在生死簿上登记一下，就可以安心进地府了。

现在地府这边人有点多，你还得等会

懂？

妈：我...我是已经死了？

鬼男：你看，呆在这也是呆着。要不要返回到案发现场看看？看完就死得明白点，有个交代！

妈妈：返回...啊，我能看看我的儿子吗？我想见最后一面！

鬼女：哎行行行，那你带她去吧。

鬼男：好嘞！这位，这边请。

鬼男带她到案发现场。儿子盯着母亲的尸体很惊恐。

妈妈为救儿子拼命抱着恶灵。后被踹到一边。

妈妈在一边看着，为孩子哭喊。但是自己的身体逐渐往地下陷）

男鬼：看来这地府有空位了，你也该回来了。

已逝之人，一路走好。

## 场七：

（主角扣上安全带扣子，坐在飞机门口的一旁的椅子上，双手紧握着系好的安全带。高挽云坐在门口边缘。）

主角（方耀辉）：你坐那里不怕掉下去啊？

高挽云：还好。（看了一眼主角）你恐高么？

主角：才没有...（双手紧握安全带）

高挽云：这是直升机，我们可不会带跳伞装置。不过有座椅弹射系统。

所以，要是比谁死得快，也是我在你之前。

仇亚，飞得再高点。

仇亚：嗯。

主角：哈...

（停顿一秒。）

高挽云（神情严肃）：（用耳麦询问）凌一，你确定动力系统没问题？

凌一：包正常的。我的检查你还信不过？

（飞机又一次震动）

主角：喂，飞机有不正常的震动！

高挽云：应该是尾桨的问题！

凌一，检查一下尾转动！凌一！

掉线了？

（他们看到凌一从后边的过道中滑落下来。）

主角：丫的这什么情况！

高挽云：嘘...

(高万云操纵一片符咒飞了过去，飞到鼻息边) (符咒略微震动)

高挽云：...还有呼吸。被催眠了。

主角：被催眠？这是...

仇亚：云姐，尾翼的受损程度在加剧！

高挽云：明白。我去找恶灵，随时汇报情况。

高挽云把凌一绑到椅子上，攥着符咒，准备一步一步往飞机后靠拢。主角只能紧紧抓住安全带往后看。

突然，直升机开始螺旋下坠。 (但仍然)

高挽云：仇亚！能听到吗？

(哔哔...)

高挽云：仇亚也被偷袭了！

(高冷女准备赶紧回到驾驶舱内。)

主角：等一下！

恶灵是趁着他们一个人的时候下手的。我们恐怕不能分开！

高冷女：也是。

我得去驾驶舱操控机身。你跟过来！

主角：我...

(此时机身倾斜) (主角看到了高空景象)

主角：(死死抓住座椅) (——我他妈上贼船啦？！！！)

他哆嗦着，一边解开安全带，一边死死盯着高冷女那边的方向。

主角：呀！

(没跳过去，下坠到飞机外。高挽云及时用符咒拉住了他，并拽到舱门内，将直升机调整为自动飞行。)

高挽云：仇亚还有呼吸。

主角：哈...我...

精神损失费结算一下。

高挽云：喘口气吧，至少不会坠机了。

看到了，在起落架上！他在拆我们的飞机！

(高冷女尝试用符咒捕获它，但是飞机高速下落，外面的风很大，符咒过不去)

高挽云：耀辉！

我不管你是什么魂术，现在就用出来！

主角：我没办法...

高挽云：佛像选择了你，你就能行！

（飞机又开始抖动，高挽云发现自动驾驶不行，优先稳住飞机。）

主角：我...

（飞机抖动更剧烈）

（能感觉到...空气的涌动...我能勉强操控它！）

（经过一番尝试，主角将鬼吸了过来，扼住其咽喉。高冷女补刀，用符咒将其制服）

主角：我好累...啊...手臂！我用不了魂术了...

高挽云：设置为自动迫降。呼...

仇亚...仇亚！喂！

还没醒？

主角：总之是结束了。死里逃生？

要不试试，扒开他眼皮，顺便往他脖子里放几块冰块？

高挽云（轻笑，不过马上严肃）：现在还不是打趣的时候。我去看一看凌一情况怎么样了。你动不了，就在这等我。

主角：呼...（摇摇头。）

高挽云（事实上是用符咒模仿的人）摸出去，确认没人。

高挽云：（鬼已经收了，他们怎么还没醒？

难道说，鬼不止一个！）

恶灵突然在身后出现，并且干掉了高挽云（的替身）。

高挽云：怎么是你！

恶灵：睡吧。

主角装出很惊讶的模样。

恶灵：...

（恶灵立刻近身，将主角催眠）

主角：就是现在！云队！

旁边驾驶舱内的高挽云毫不留情地用符咒削弱鬼的力量。

恶灵：怎么会！啊！

高挽云：呵，只是一个简单的替身而已。

但是...这个恶灵为什么是他?

(转眼的镜头，高挽云用符咒做的替身倒在地上。)

主角：结束了么...又抖动了！你们这什么破飞机！

高挽云：飞机受损严重，恐怕自动驾驶也不成。也无法迫降！

主角：你那座椅弹射系统呢？

高挽云：没配。

主角：啥？

仇亚和凌一醒了过来。仇亚刚醒，就看见飞机呈下落姿态。

凌一醒了过来，但是身体即将滑落出去。危急时刻，仇亚长出藤蔓拦下凌一。

高挽云：仇亚，没事吧。

仇亚：嗯！

高挽云：所有人。

跳！

(主角瞪大了眼。)

(藤蔓消失。高挽云就背着凌一跳下去)

仇亚：(走到飞机门口) 呃，需要我帮你一把吗？

主角：伞呢，我问你降落伞呢？

仇亚：我们...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跳啦。(说完就直接跳了)

主角：(趴到飞机口) 一般？这种情况？疯啦？(高挽云用符咒拉着他一起跳)

高挽云用符咒制作成一个大毯子，托住所有人。

## 场八：(晚)

黑屏。

高挽云：现在是任务记录，新元8524年4月2日。

执行最后一次长期任务，目标北境山区，回收佛像，出发时遭遇催眠恶灵和普通恶灵各一只，已回收；已将回收装置派送回会馆总部。

推测其为登机前隐匿于机舱后侧。检视不到位，队长高挽云担负全权责任。

另，其中催眠恶灵为小队前队员逸晨...这句删了；

望会馆查明，该灵魂化作恶灵的原因。

直升机已损坏，请求派遣车辆接送。

记录完毕。

(高挽云关掉了终端)

凌一：仇亚，你终端里存的保险公司的电话呢？找半天没找到…

仇亚：啊…我忘了存哪里了…

凌一：（无奈）好吧…以后记东西这一块还是我负责。

不过联系不上保险公司怎么赔呀？时限半天内受理赔偿…就算现在赶回会馆去联系保险公司那也来不及了呀！

啊啊啊啊啊！云姐！你们是怎么把飞机搞成这样子的！这下不会让我来全款赔偿了吧！

高挽云：我和会馆沟通，不劳你操心。

凌一：真的呀！

哎，只要不赔我的钱就行。

（面向仇亚）诺，烤的蘑菇。（给仇亚一根）

仇亚默不作声，享受着美味，然后可爱地露牙笑。

仇亚：你…还好么？

凌一：小——辉——辉——来撸一串！

主角：你们一个个都不怕死的？

凌一放声大笑。

凌一：要真说怕死，我们见的场面可比你多！

反正呀，今天可不是我的死期。

…虽然我也不知道坠机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喽。

（高挽云走过来。）

高挽云：当然是耀辉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偷偷把鬼干掉了。

凌一：哇哦！深藏不露啊！

（主角白了凌一眼）

高挽云（坐下）：耀辉，那些恶灵觊觎佛像已久。在我们找到下一尊，并解决掉你手臂里的”麻烦“前，恐怕你也必须学会面对他们了。

（拿着小树枝挑火苗）有句话说的在理：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走不掉。

凌一：云姐。好歹是个庆功宴会，开心点呗。

高挽云：这不是等着某人要露一手么？

凌一：诶对呀！仇亚，吹个竹箫。

仇亚：啊…哦…（有些害羞）

凌一：就当是玩的，来一段呗！

(他缓缓拿出一根竹箫，进行吹奏。)

旁白：笛声悠扬，那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响。

和这群人走一起，也是命喽。

(字幕稍等一会)

噼里啪啦的火苗在众人周围徘徊着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甚至察觉到有些意料之外的温暖。（主角微笑一下）

这是种久违的感觉。毕竟，从小围在暖炉边的，也只有他一个人。

主角：……

旁白：他抚摸着自己的手臂，也不感觉那么烫了。

主角：妈...天堂安好。

我本来都有些烦你了呢。

(镜头逐渐拉向天空。)

## 场九：

(北境山区。甲和乙仓皇地逃出林地。依偎在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上)

甲：你看见恶灵了吗？

乙：（惶恐）没...没有！你看清楚了么，恶灵都没看见，队长就消失了！

甲：（紧张地看向林子深处，确认没有异象之后瘫坐下来）甩远了...哈...

乙：（大喘气）那个带路的本地人...我们是不是...不该扔下他？

甲：别管了！他嘴上说是有个小佛闪闪发亮的要带我们找。现在呢？死了也无辜！

趁那恶灵还没有追上，咱们分头跑！

乙：我...我害怕...

甲：怕什么，用魂术打不过，自保逃生也做不到？

乙：不是，你看那个...是...

甲：（猛回头，看见已死的队长在远处探出上半身）队...队长？

丙（队长）（脸已经没了血色，面露惊恐）

乙：他...他...（准备过去）

甲：（拦住乙）他不是队长！

我警告你，再往前一步，就崩了你的脑袋！

(队长依然往前移动)

丙：我不想...控制不住...我不想杀你们！

甲：你在说啥？

乙：不...不对！他怎么可能还活着...

(展现一个队长的镜头：队长用双手撑住地面往前爬，像没事人一样)

他怎么可能只剩下上半身还活的好好的呀！！！

丙（变化为恶灵的模样）：杀了我...快！

(甲和乙面对丙对峙着)快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我...

丙终于还是无法控制自己，转变为恶灵。

(甲突然想起什么，低下头，忽然开始放声大笑。)

甲：喂，哥俩坦诚相待。

你实话实说。今天，是不是你的死期？

乙：...我，我不想死！

甲：(突然暴起)我问今天你是不是要死了？！！！

乙：(呵呵地傻笑，略带无奈)是。

甲：啊....

真不巧。今天也是我的死期呢。

(诡异地笑)哈哈哈哈哈哈...

乙：(哭着笑)哥...你别开玩笑，你...我...我不想死！！

(甲的大笑和乙的笑里的呜咽声同时回荡在北境山区)。

之后戛然而止。

阎王随后赶到。

阎王：浮光一芥争何益，命似秋蓬不由身。

拉出镜头：阎王面前，两个人痛苦地扭曲在一起，已经死亡。

阎王：渺渺阳世蜉蝣客——

终随劫火化残尘。

## 场十：(day3, 晨)

(一行人坐在自动驾驶汽车上。仇亚正在认真地呵护眼前的白色香雪兰花，主角在一旁看着)

主角：你是说，你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长，不过这朵花是你亲手栽培的？

感觉...这朵和你用能力长出来的没什么不一样啊。

仇亚：嘘！你听。

主角不明所以。

仇亚：咔哒，咔哒...这朵白色香雪兰，她在求救。

主角：啊...?

(仇亚不慌不忙地拿起水壶去浇水。)

仇亚：这几天比较干旱，她挣扎着没休息过。

主角：这朵花的干旱，你能听出来呀。

仇亚：我没那么厉害...也许只是我的担心吧。

(仇亚没有搭理他，只是认真地剪掉已经枯萎的枝叶。)

(主角默默坐下来看着，会心一笑)

仇亚：知道你怕疼啦。我会轻点的。

(主角看到仇亚不断挪动身子，膝盖马上要压住凌一。)

主角：喂喂仇亚！仇亚！

(仇亚还是很沉浸，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跪下来，而是站起身。)

仇亚：(反应了一会) 刚才是你在叫我么？

主角：...没事啦，注意一下别压到人。

仇亚：哦哦...抱歉...

(有些慌乱，又差点不小心踢倒旁边的主角的水壶) 啊啊对不起，呃...

(仇亚赶紧去另一边坐下)

凌一：嗯？

主角：...你还是继续睡下去比较好。

凌一：(低头) 我就这么不顺眼。

高挽云：好啦，马上到岳城了。

待会我们就去买点物资。大概到明天午饭过后，会馆援助的DH-600直升机就到了，我们乘着它去北境山区。

凌一：新型号？云姐你怎么说服那帮人搞到的！

高挽云：嘘！天机不可泄漏。

(车上载满了欢声笑语。唯有主角没有笑。)

主角：云队，你刚才说的“会馆”...

我在想，既然存在会馆这样的机构来专门应对，恐怕恶灵的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高挽云：我带你去就行。

主角：这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

只是，也许我信得过你们，但我信不过他们。

仇亚：耀辉哥哥还是很警惕呀。

凌一：呃，那儿我可不想去。一想到有个糟老头子摸我脸，我就想踹他一脚。

不过你打不过他，你就逃不了。所以该去还得去哦？

高挽云：会馆是政府在背后扶持的组织。

虽然鱼龙混杂，既和部分民间宗教组织有所往来，还与军方和科研所有合作关系。

主角：科研所么？

(我妈也是科研所的)

高挽云：嗯。先说好，那边的人可不是很受待见。

主角：这是怎讲？那里不是有很多厉害的头脑…

凌一：唉唉，我说耀辉啊。

大部分会馆的人都是打手，也只了解这么多。

要是你还是信不过，我们只好把你捆过去了，小辉辉。

主角：…你还是睡觉去吧，站这腻歪。

凌一：唉呀，嫌弃上了！

主角：总之，看来我现在不去也得去喽。

高挽云：马上就到了。

你们俩，记得多带点特产。小方要求吃点好的。

主角：小方？

…我这辈子被起外号还没有这两天的多。

(大家笑得更大声)。

## 场十一：

耀辉：还是这里开阔。

(几人进城，展现城内的风光。蒙太奇：三个分镜（居住的民居、戏台、市场），都是大镜头)

(几个人在市场中一块吃关东煮，主角吃相比较滑稽)

(高挽云在一旁打电话：关于逸晨，我要的结果出来了吗？少拿这套敷衍我。)

(展现大家分道扬镳的场景)

(高冷女带他来到一个小巷子中，从一个破败的宾馆内坐电梯下来到地下)

(展现会馆内景象。游戏景象为：卷藏阁、灵柩堂、指挥部、天工阁、静心苑、佛堂，剧情景象为：进入后在大厅中见到了很多使用魂术狩猎恶灵的人。)

(二人遇到门童。)

门童摊开手，走到他们二人前欢迎。

门童：呦，让我看看是哪位英雄好汉登门拜访？

许久不见，云。这位是你的新人？（朝主角脑瓜弹响指）

主角：欸你...

门童：嗯...这邦的一声怪沉闷，想必定是有不少学问。

主角：...

高挽云：给他把佛像拆下来吧。

门童：欸，先不着急。你们远道而来，需要修整。

吾乃一介门童，虽只是门前迎客，也愿尽些微薄之力，为您做个会馆介绍。

本会馆分为“静心苑”“天工阁”“卷藏阁”等区域，旨在为各路好汉提供支援，共同抵御恶灵。

鉴于这位小生镇灵有功，我代表会馆允许你，随吾前往天工阁，了却心事。

这边请。

高挽云：嗯，去吧。

主角：那我手臂里的小佛像...

门童：你是说这个么？（从背后缓缓掏出小佛像）

主角：（他什么时候...我没察觉！）（摸了摸手臂）（真的不烫了。但是感觉体内的魂术...力量还在。）

主角：我得先说好，我是来找我妈妈的灵魂的下落的。什么镇压恶灵的事情，可与我没什么干系。

所以，别对我有什么期待...

门童：那你更应该跟我来了，如果依然心存疑虑的话。

（主角叹了口气，决绝地跟随前去。）

高挽云：（看到主角的背影，又一次想到逸晨。）

...又做噩梦了么。

## 场十二：

（画面一转，主角和门童在下降的电梯中）

主角看了看自己的手臂。

主角：像我这样被佛“选中”的人，多么？

门童不急着回答。主角也低下了头。

门童：你怕了？

主角：才没有。

门童：我当然给你摘除了佛像。不过，它毕竟在你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。

主角：...跟我想得也差不多。

主角：不对，你是在逗我吧？

门童：（微笑）我就说你脑袋瓜聪明。

主角：切。

门童：对于被佛选中的人来说，摘除了佛像也没什么影响。不过，要是有人并不适应这个嵌入身体的东西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主角：...只要不是什么终身残疾就好。

（到达底部）下降了这么深，是矿洞么？

门童：不如你亲自进去看看。请。

（主角跟随门童推开了那个不起眼的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台阶下的一尊大佛。这个大佛有两只手，但是在主角他们看来，大佛只露出了上半身和其中一只手，攥着佛珠。）

门童：你应该见过很多佛像，然而只有几尊是真正的圣佛。

古有三世大佛：“过去佛”“现在佛”“未来佛”。如今，”现在佛“显化为三尊小佛，一为法身佛，二为报身佛，三为应身佛。

三身同契，普摄群机；慈云广被，慧日常明。

先前你手上的小佛便是法身佛。其与应身佛，和你们要找的报身佛，都由那现在佛显化。

而面前这位，便是可洞察未来的未来大佛。

主角：洞察未来...

门童：你捕获恶灵有功，这是给你的报酬。（门童拿出了一枚佛币）

这是佛币。

主角：佛币？（回想起场五中凌一说的“三枚佛币”的报酬）

（端详佛币）这玩意...没什么特别的呀。

门童：用一枚佛币，你就可以向未来佛询问一个问题。当然，佛只会回答你是或不是。

主角：你这是开玩笑吗？我信不过。

（门童笑而不语。他掏出一枚佛币，站在佛像前。）

门童：那我就来预测一个，只有你一个人清楚的事实吧。

若是佛祖有应，顺时针转动佛珠为“是”，逆时针转动佛珠为“否”。（门童将佛币放置在佛像前）

诚佛在上。请问，在我身边这位男孩的母亲将要被害时，这位男孩就在母亲旁侧么？

（佛手中的佛珠顺时针转动，同时佛币消散。）

门童：祂回答，是。

(主角很震惊。转而又很惭愧。)

门童：无妨。你能死里逃生，已是万幸。

想必你的心中，应该明白这个回答的分量。

或者，你还需要我多问几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问题么？

(主角有点恍惚)

主角：这...

(怎么可能？这样的话，眼前的大佛不就是预知未来的神明了么？

不不不，他大概率是在骗我。但是...还有多少离奇的事情是我没遇到的？

我是不是只能信一回...)

门童：您好？

主角：呃，我...

要是真能预测...能多给我些佛币么？

门童：不行。

(主角双手捧着佛币，一步一步走到佛像前，跪了下来。)

主角：(要真是这样，那就问能不能通过佛像复活我妈妈...)

不，不行！要是直接问妈妈的灵魂，所知晓的东西就很少了。)

主角：...呼。

主角：诚佛在上...

在找寻那尊报身佛的过程中，是否能让我得知母亲攸言死亡的...全部真相？

(佛币散去，但是佛珠未动，一会后，佛珠崩开来，后又复原位。)

门童：佛的回答为，是也不是。

主角：是也不是...

(这样看来，跟着云队找那个小佛也能知道些东西，但不是所有...那另一部分真相呢？

难道说...会馆里还有秘密？)

门童：若是真的帮到你，便原路返回吧。我就不带你了。

门童：(攸言的娃呀...) (门童闪身消失)

(主角依然在发愣。)

主角：这样吗...

(主角望向佛)

主角：是也不是。你可真会吊我胃口。

‘是’ 的那部分，我要亲手抓住。

‘不是’ 的那部分，

(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。)

我也得亲自把它揪出来。

### 场十三：

(高挽云正在进行登记。在一旁，工作人员将那些恶灵回收装置其放在较为巨大的保险箱中)

工作人员：麻烦登记一下。稍后会把对应的酬金发放到你们小队的终端上。

高挽云：好。

(主角从一旁走过，刚好看见这一幕。主角回想起高挽云和他说要回收恶灵而不是干掉他们。他狐疑的眼神也被高冷女看到了。)

高挽云：出来挺快的嘛。你可以等我一会。

主角：啊...其实我更想在会馆里多转一转。咱们和仇亚他们会合，应该不着急吧？

高挽云：怎么，那个门童又安排你办事了？

主角：没有没有！我也待会儿回去。

高挽云：嗯，忙你的吧。

(主角赶紧离开。过一会儿见高挽云不再看他，便跳上一辆运送这些恶灵盒子的车)

主角：恕我难以从命了。

(高挽云交接完以后，轻轻叹了口气。)

高挽云：...

工作人员：好的，这边交接完成，您可以... (发现高挽云已经不在了) 欸，您好？

(高挽云拐过一个拐角，对着系统录入人脸识别，识别信息为高挽云。成功进入)

门童：来得这么急。

高挽云：(有点不冷静) 不然我怎么才能把话撂在你脸上呢？

门童：这里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场合。

高挽云：(走上来) 我看过不少会馆的档案，里面明确记载着很多未公布的事。

当人死后，灵魂会进入到地府被进行审判。

善良的灵魂将去往极乐世界，而罪恶的灵魂将成为困在地底的恶灵。

我们的工作，自然是收缴那些恶灵，这也没什么。直到我看见飞机上袭击我们的恶灵是我先前的队员逸晨的恶灵。

为什么呢？是他犯了什么罪，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吗？

门童：我们不晓得其缘由。

高挽云：这不是借口。我作为他的队长还不了解他吗？

那个平时任劳任怨，受了伤一句话不吭的男孩，他的灵魂根本就不该是罪恶的！

你们一天前收到了他的灵魂，我就要求会馆进行调查了。依照会馆研究所的能力，早就该出结果了！

门童：抱歉，无可奉告。（门童刚要转身）

高挽云：好歹没结果也说一声啊？（用符咒将门童拖过来）还是说，当了九年一队队长的高挽云也没有任何权限么？

门童：这不是权限的事…

高挽云：那就不要让我进行无端的猜忌。不然，我也没有为会馆出力的必要了。

门童：高挽云！

门童：（轻轻取下高挽云的符咒）逸晨收缴恶灵已有数年，是当之无愧的烈士。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将其变化为恶灵，这样对我们也没有好处。

当然，我代表会馆向你承认，在逸晨的灵魂上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。具体事项作为机密，不可对外告知。

这里不是解决你个人恩怨的地方。你不会不知道，如果你放弃任务，把佛像拱手让给恶灵，会大幅增强恶灵的实力吧。

还是说，你当真忘记，当时正是因为你护送佛像失误，让恶灵拿到手，间接害死了他？

高挽云：…

我怎么会不知道呢。

门童顿了顿，喝了口水。

门童：这次任务交给你们队，圆满完成，这是必须达成的命令。

你也不希望再做一回噩梦了。请回吧。

高挽云（略带绝望）：我本来就没剩下什么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！

…你知道的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

门童（背着身，叹了口气）：可惜的是，有些答案连未来佛也无法揭示。（走了）

（高挽云神情复杂）

（给个远的广角镜头。）

#### 场十四：

鬼女：老板，这份酸甜孟婆汤要多少钱？

老板：十八万亿一碗。

鬼女：虽然已经是性价比很高的一家了…还是有点小贵。

鬼男（一边付钱）：我请客，你操心啥。我还没嫌贵呢。

鬼女：又不是担心你！只是担心最近物价涨的有点太快了。

这附近的店我经常逛，才两个月，涨价了差不多三分之一！本来我还想买那边的冰莲口红来着。

鬼男（拿过来店主的杯子）：这也没啥办法嘛。最近来到地府的灵魂多了不少，他们家人掏着几百万亿往这边送。

咱们都算好的，还能打工来赚一点。你看那边奈何桥下坐着的几个，恐怕还没等到审判，来不及被发配到天堂或地狱，就得因为没钱饿死在这。

鬼女：（吸一口汤）谁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些呀。要我说，活着的时候好好活，积点德行，来地府也就没啥遗憾了。

...挺好喝的。

鬼男（微笑）：你得信我的眼光。

（视角拉远。二人正好来到未来佛下半身的面前。）

鬼女：下一次”审判“差不多快到了吧，也该是你主持了。

鬼男：干嘛，巴不得赶紧让我结束假期去工作？别呀老妹！

鬼女：我还羡慕死你过去那么多的假期呢！不过这几天轮班轮不到我，那不得一边歇息一边看你手忙脚乱的？

鬼男：真有你的。往日里便是在这未来佛下举行，今日听说还有一个报身小佛一同聆听？

鬼女：管它什么佛呢，是个佛都能主持公道，反正不是我的活。

鬼男：你呀，少点幸灾乐祸！

鬼女：想让我闭嘴？那就再买一碗汤呗。快点嘛！

鬼男：自己买去！唉...

## 场十五：

（仇亚和凌一正站在旁边店铺的二楼上吃些小吃）

凌一：张大嘴，说“啊”...

仇亚尝试张嘴发声，有一点点“啊”，但是除了吐哈气的声音，他还是没办法说话。

凌一：不错不错！真的进步不少，这次可以发出一点声音了。

她顺势用牙签扎着一个小笼包放他嘴里。

仇亚：（微笑）还好啦...（使劲吞咽）

凌一：刚好咱们在岳城这里停留。你发不出声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不去医院看看嗓子？

仇亚：不用了不用了。

凌一：小傻瓜，真不叫人省心。自己的病，你自己得重视呀。

仇亚：（低下头）呃...

(突然，大家渐渐听到了唢呐的声音。只见大街上有人抬着一尊佛（并非真正的佛，没有任何能力，只是一尊雕像）招摇过街。

欢喜的唢呐声和锣鼓声响彻云霄。路边的人们纷纷泼水、撒米。)

农民A：收成年年好，喜气日日添！父老乡亲们泼点水，许个愿！

农民B：快点，娃，来撒个麦子！

娃：哦，这样么？（将麦子撒出去）

农民B：对对对，多撒点！

凌一：呃...

是挺喜庆的。不过抬着这个佛像...多磕个头还不如多动点手。

走啦，仇亚。

（仇亚呆呆地望着大家的欢喜神情，似乎很陶醉。）

凌一：嗯？想多看会？

仇亚：凌一姐，现在正是春收的时候...他们今年好不容易丰收一次。

凌一：啊...这样呀。

仇亚：我认识的叔叔阿姨跟我说，这几年又是干旱又是蝗虫的，庄稼收成很不景气。

你看那位！那个红衣服的大婶，她家...好像是去年，家里的田被糟蹋了。她们还得挨饿，孩子都差点没保下来。

今年老天开眼，一年无病无灾，多好。

凌一：啊...我记得不是几年前都发布了农业机器人的新版本，说不定能缓解这种境况...

（仇亚只是笑着摇摇头。）

仇亚：岳城这一带都是坡度较大的丘陵，很难将机械化生产普及的。（一边说着，一边在手上长出一根麦子）但是这一带土地肥沃，很多父老乡亲都不想放弃。

（他沉默着，扔下去一根）

（麦子静静落下去，淹没在人群中）

凌一：

来来，给我多来几根！

仇亚：你也要来么？

凌一：多份麦子多份热闹嘛！就当是祝愿他们丰收...也祝你早日康复啦！（凌一抓起一把麦子。）

（他们把麦子撒出去，看着它飘落到佛像上。）

仇亚的手机响起。是高挽云向仇亚和凌一打电话。

高挽云：耀辉回去找你们了么？

仇亚：还没...我们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就是现在吧。

高挽云：呼...我打不通他的电话。

(他最后和我说话的时候有点要搪塞的意思，难道说，他从佛像嘴里问出来了...那里？)

这样，他的事我办了，你们买好物资就行。

凌一：还得是云队！哎，反正那小崽子跑不远。

高挽云：他还是劫匪...但愿别出什么岔子了。

## 场十六：

(主角趁着别人倾倒货物的时候钻了出来。他在一栋大楼内部（门禁内）。)

耀辉：算是回归老本行了。

(耀辉先对一个刚出来的研究员下手，夺取他的衣服。)

耀辉：(用胶带和一些铅笔粉末来收集指纹)我倒要看看，你们会给出什么惊喜。

(耀辉假扮成的研究人员上楼，来到办公楼。他看见一个研究员刚从办公区域出来，便顺手摸走了他的门禁卡。那个研究员察觉到不对劲，希望回去拿东西，发现自己门禁卡没了。耀辉察觉到这一点，怕他起疑心，于是耀辉把门禁扔在地上，说这是研究员掉落的，并还给了他卡（这个实际不是门禁，耀辉只是还了卡套，里面夹的是别的证件）。他就拿着真的门禁进去了。等所有人走后，他尝试摸索一些办公桌上的文件。这时一个女研究员进来，看到了。)

研究员：您好，您在这里做什么？

耀辉：怎么，打扰到您了？

研究员：不好意思，但这里应该不是您的位置？

耀辉：(得装得稍微自然一点...)

他有件U盘没拿，要我帮他捎回去。

怎么，你也没必要多管闲事吧。

研究员：这里是我的位置。

你是哪个部门的人？我可不会惯着你！

耀辉：(这下不好...)

抱歉，女士。

耀辉用风吹动纸张，贴着她的脸，之后迅速离开。研究员随后报警。

女研究员详细说明了耀辉的羊毛。

自己的身份暴露，随之而来的是在监控下躲避警卫。最后到了拐角，用空气服隐身。

(他的空气隐身快用完了，身后的门需要指纹解锁。主角用研究员的指纹，但是没有成功解锁。警卫也追查到这里，他有些慌张，不小心按到了门的指纹，打开身后的门。

主角：我的指纹能打开...？怎么可能...）

主角顺着黑色小道向前摸索，见到幽暗的光。

**主角找到了一本实验报告，内容是：**

**1.佛像主动选定个体融合成功率极低，仅有%0.04；但发现当恶灵通过人的伤口进入人体，使用佛像结合会更加容易；即便如此，成功率依然低至1.2%**

失败者可能面临机体巨大损伤，甚至落下终身残疾。（主角一开始不相信。这怎么可能嘛）

主角看到报告人是攸言，很震惊。）

主角：这...难道是我妈妈？是重名，是重名！但是...我妈的名字很不常见...

妈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！不会！

（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四处翻找，打翻了笔筒。照片露出——那是母亲在实验室旁与童年他的合影，她穿着白大褂，笑容灿烂。）

主角：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
妈...你...你到底是谁...！

面前是一条“生产线”。

这是一条无人自动生产线，会馆把送来的恶灵分成不同的类型，根据每个受试者的体质选定不同类型的恶灵尝试结合”应身佛像“灌输。

有一位失败的人很痛苦，似乎已经失去意识。

（他又一次听见了生产线上痛苦的喊声，狠命拍打着玻璃）停下，停下！

主角：应该有什么按钮或者拉杆...这里这个！开不开！丫的！

（主角拿着旁边的椅子试图砸开，发现不行。主角用拳头砸，终于在动用能力后用汇聚空气的拳头砸开，拉下拉杆）

（生产线停止运作。主角瘫坐在地上。）

（他听到有脚步声赶来，伴随着说话声：“是谁擅自关闭的系统？”“警卫队，进入控制室排查”。）

主角：魂术...用不了，太累了。

主角躺倒在地上。

主角：妈...怎么会...

（突然，高挽云（实际上是门童变的）将主角拉入通风管道，对他比划“嘘”的手势。

二人躲过了警卫的侦察。警卫：这里有人来过，查监控去！

门童将主角拉出通风管道，来到户外。

主角：云队...

门童（扮成的高挽云）：真是胡来。

主角：你...你们总该告诉我点什么吧...

高挽云，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妈在主导这个实验，但是一直瞒着我？

所以前几天，你们才接到任务，取回小佛像的同时要救我妈？

门童（扮成的高挽云）：至少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。

主角：难道不是这样才说得通么？...你说“他们”...

（门童从高挽云的模样变成了原本的模样）

门童：无知者无罪。你小队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。

以及，无论你如何评价你母亲，在我眼里，攸言依然是位伟大的人。

主角：你...!那我妈，她做这些...

门童：也许你会以为，正是因为你母亲选择为会馆效力，你才必然会和这一切——佛、恶灵、魂术扯上关系。

然而，每个人的命数，自一开始便已经注定了。

欢迎来到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，孩子。

（高挽云此时踩着符咒刚刚赶到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也不好说什么）

门童看了一眼高挽云。

门童：这件事，我就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。

再会。（说完，隐身走了。）

（高挽云看了看旁边的主角，顿了顿。）

高挽云：...我们回去吧。

主角：（目光呆滞）哦。（一步一步拖回去）

高挽云叹口气，跟了上去。

## 场十七：

凌一：啊...找不到呀...

仇亚，你确定新出的猪肉罐头在这家店么？

仇亚：我记得...应该在这个货架上...吧。

凌一（无奈）：哎，事到如今我只能相信你的记性了不是么。老板，这家店有猪肉罐头么？

老人（商店老板）：肉罐头呀...我们这刚进货，还没上架呢。

等我下去给你们拿些哈！

凌一：多谢啦老板！

仇亚（看到有恶灵携带佛像，脸色突然严肃）：（佛像！）

凌一姐。

凌一（也严肃起来）：知道。

（二人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，穿过一些人向着货架深处摸索。）

（他们进入到一间黑黝黝的房间里，凌一用火照明。她成功用火绳拿到佛像，但是一看不对劲。）

仇亚：凌一，凌一！

（发现没有回应。）

（仇亚看到前面的地板有个大窟窿，跳了下去。看到凌一被掀回来。面前出现一个红衣女鬼。）

红衣女鬼大声斥责：你们...你们来干什么！

凌一：有两下子。

（仇亚准备上前交手。）

凌一：小心她的线！

（话没说完，那些遍布的红线就被红衣女鬼操控，缠住仇亚。）

凌一尝试用火烧，但是发现烧不完；烧掉的地方会被红线快速填补上。

凌一只好操纵火焰去攻击红衣女鬼，迫使其放下仇亚。）

仇亚想到目的是夺取报身佛，真打不过也不宜恋战，于是用藤蔓拿取佛像，叫上凌一准备走。他发觉手感不对，意识到这个不是报身佛，而是普通的佛像。女鬼迅速击倒他们。

红衣女鬼：弟弟！你别哭了！...你哪里受伤了么？

仇亚：弟弟...？（闪回一个姐姐站在麦田里的画面）

（趁此时机，女鬼捆住仇亚，顺手捆住凌一。二人挣扎无果，即将被捆入陵墓。关键时刻高挽云和主角赶到，出手救下了他。）

主角：仇亚！你没事吧。

你！

高挽云：...

（主角面色凝重，一步一步走向红衣女鬼，并且用出了空气爆破拳。红衣女鬼用丝线偷袭，主角差点被攻击到，被高冷女挡下。）

（在二阶段的作战期间，高挽云操纵符咒挡下多重攻击；红衣女鬼的佛像掉落）

红衣女鬼：啊啊啊！

主角：即便是恶强大的恶灵，也还是畏惧佛么。

(主角拿着佛。)

主角：甚至只是个配饰，不是真佛。

红衣女鬼：放过他！不要动我弟弟！

高挽云：就是现在！

(凌一和主角上前补刀，把红衣女鬼打残。但与此同时，红衣女鬼用丝线缠绕住法身佛，融合到体内，变得更狂暴，丝线瞬间缠住了所有人。假佛像掉到一边的洞里。)

(这时，女鬼正巧看见商店店主下来。)

老人：欸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！我这里进了几箱肉罐头，可算是找到了！

嗯，这是？我地下室好像没有这玩意啊（看到佛像）

(女鬼一步步向他逼近，当然作为普通人的老人根本看不到她。)

主角：他看不见那个鬼吗？

高挽云：没魂术的人看不到。我们得尽快挣脱！

(但是老人看到地板突然开始碎裂，慌忙向后爬，还把佛像扔了出去，被耀辉接住。其他人合力把女鬼打伤。)

女鬼：你们...

高挽云此时才发现，这里是地下的陵墓。

高挽云：都是古时皇帝的墓呀。这个女鬼恐怕是许久之前，和亲弟弟分离，被拉来陪葬的妃嫔，才落得此处吧。

凌一：也是个命苦的。（准备用小盒子将鬼收归）

(主角将凌一的手按下来。他走过来，看着面前的鬼的悲惨的样子。)

主角什么话都没说。

(主角开始狠命用空气爆裂拳捶打她，让这个鬼被撕裂殆尽)

凌一：给我停下，停！

她已经够痛苦了。

(主角神情复杂，带着半悲伤半怒火)

主角（缓慢地）：难道说，我们要对这个快把仇亚和你拖入棺材的恶灵放走？

还是说把它送到会馆，去激发那些受试者的魂术，一旦失败让他们落个终身残疾根本无所谓？！

凌一！还有你们！你们明明就是看着恶灵屠戮生灵、目睹着那些实验失败的人的痛苦过来的，不明白吗？

凌一：少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教训我！

那些恶灵我知道。我亲眼看着我最好的伙伴被恶灵撕得粉碎...血肉挂在墙上把我恶心吐了！我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！

但是这个女孩，她早就死了。

她的心，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。

主角：我只是要我妈给我一个说法。

凌一：...（低下头）

（高挽云在一旁背着他们点起了烟，仇亚查看老爷爷的情况）

仇亚：大家！能摇一辆车么？

老爷爷情况不太好，需要送到医院！

（转场到场十八）

## 场十八：（day3，晚）

（医生和护士们推着老人的担架车飞奔而过。给一个老人正脸的镜头：老人昏迷不醒。）

（护士给他扎针，仇亚在一旁帮助挂上输液瓶）

主角在办理老人的住院手续，高挽云和医生交谈，凌一坐在病房内，在拔自己伤口上的木屑碎片。

凌一：要笑，要笑！嘶...（使劲拔出碎屑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仇亚，来个小家伙呗！哦，在这里呀。

仇亚的三个小树精灵（每一个大概和一个小灌汤包一样大）站在旁边的扶手上，它们围上来治疗好了凌一的伤口。

凌一：谢啦，你的小团子真可靠。它们叫什么名字来着...红薯？

仇亚：是麻薯啦...这个小胖墩是布丁，还有瘦高的这个...糖豆！你别跑远了。

凌一：红薯、布丁、糖豆，还有你自己的那个豆苗！哎，馋的我肚子饿了。

仇亚：这可不能吃！

（仇亚笑得很可爱，随后也抚摸起他的小精灵。每个精灵性格不同。）

仇亚：诶麻薯！你别再欺负布丁了。

（凌一微笑，但是随后望见病房外的方耀辉，又很快神情复杂。）

（高挽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。）

高挽云：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晕倒了。待会等检查报告出来，我们就能走了。

累了的话稍微歇会吧。

（之后又合上门走出来。）

（主角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（正对着病房门），高挽云刚合上门。镜头中，左边是门，前方是阳台的栏杆，右侧是长椅）

（高挽云看了一眼主角，叹了口气。主角瞄了一眼，随后眼神又低落下来。）

主角：云队...你不恨恶灵么？

高挽云：...大概很厌恶吧。

(高挽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，点了根烟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二人没什么言语。)

主角：我只是在想，假如，假如呀...

(镜头给到病房内的凌一、仇亚和老人) 妈妈没有被恶灵杀害，而是如往常一般做做研究，时不时和我一起去公园，就这样到了八九十岁。

(镜头变为主角母亲躺在病床上，无人陪伴) 她躺在病床上，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，会想些什么呢。

高挽云：她应该很幸福的。因为她有一个在临终前还惦记着她的儿子呢。

也许那个时候，你们俩已经多年未曾碰面。甚至，你只需要打个电话，发个你小时候的视频，(笑)都够让她痴痴地享受了。

主角：这样么...

我...有些事我真的不敢想。

我妈坐在控制台前，看着一张张扭曲的面孔被带走，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带进来。就这样坐在实验室里，从来没和我说一声。

为什么是她？为什么偏偏得是她？

为什么，五十多岁了像个心事重重的小姑娘一样，什么都不说。

...她就是想让我去科研院。但是看看她主导的这实验！

高挽云：就让她任性一回吧。

毕竟是你妈嘛，隐瞒便是最廉价的手段了。

主角：也是最昂贵的手段。

我以前总觉得，她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控制我。

不过，她把我隔绝在她的世界之外，可能……是她能想到的，最笨的保护我的方法了。

(凌一推开门)

凌一：云姐，他醒来了。

老人：谢谢你们啊，这可教我说啥好呢！

我这条命，多亏你们捡回来了。等我出院了，给你们拿点家乡种的玉米尝尝！

那，那钱的事...

高挽云：您不是给我们卖了一些罐头嘛！就算是我们买单怎么样。

老人：唉！多谢多谢，但是这不够数吧！

高挽云：您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病，就是晕过去了，最多就是住院的费用。

钱我们帮您付过了。听护士的话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

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。

老人：唉！那个！

谢谢你们救命之恩...我还有些，呃，请求！

我听说呀，说是有什么东西可以预知未来的！你们有听说过么？

(主角团集体沉默)

老人：我这把老骨头呀，这辈子没啥愿望，就想看看家里的田到了明年收成咋样。

之前大家都没怎么丰收，现在这粮食价格老高啦！一斤米都得八九块钱，还不如自家种的米好吃！

我也没啥别的盼望，今年搁外面卖这些杂货，都不知道老三老五他们怎么种的地！就他们俩，我放不下心呀！

咱就是说，要是有什么知晓未来的方法...

高挽云：抱歉，没有这样的方法。

凌一：（小声，质疑地看了一眼）云姐？

(主角看了高挽云一眼，也只能默不作声)

高挽云：可能也就乡下里互相传的话，十有八九不是真的。

老人：啊，但是...

高挽云：真要有这种事，那不就可以不劳而获了嘛。走了啊。

(主角和凌一也跟着走出门，剩下仇亚留在房内)

老人：唉这个娃，你知道点啥不...

我真没啥别的心思，做了一辈子老实人，也不是去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！要是说有什么风水大师预测了一下，这块地种不好，我跟自家几个商量换个地去种，来年也不会饿着。

仇亚：啊...我也不知道。

不过我会留意一下的！现在...现在我有点急事...

凌一（站在门外对仇亚说）：仇亚。

仇亚：啊，来了。

老人：谢谢你啊娃！哪天再见面来吃点我种的水果啊！

(仇亚轻轻关上门)

## 场十九：

政要敲了敲实验室的门，带着两个保镖进来。

门童：哎呦，什么风把政府的人吹过来了。这位西装革履，也是个新面孔。

政要：老林，长话短说。

你们的实验报告我们已经阅读过了。

通过观测灵魂的波，可以揭露出受试者逸晨每次使用魂术的时间...

门童：是每次魂术在其体内发生反应的时间。

我们发现，有一段波动很大的灵魂波的波形与其它地方都不相同，而这里正好对应着他的死亡时间...之后一两天左右。

政要：也就是说，逸晨在死后变为恶灵，但是迅速掌握了这一种与生前不同的魂术？

门童：并不是。（一边走一边说）我们观测了其它恶灵，发现这同一段波形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灵魂原主人死后的一段时间内。

说是迅速掌握有些过于巧合...不如说是被赐予的。

政要：自己的身体内激发的这种魂术不属于自己么？

门童：看后面这些图表，有些受试的恶灵生前就是普通人，没有接触过佛像，但是死后依然会激发这一段魂术。

这表明，可能有人将他们从普通的灵魂转化成恶灵...能办到的，（沉下脸）恐怕只有“阎王”一个人了。

政要：嗯，看来也是终于有成果了。

门童：...有什么问题么？

政要：您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形势。最近两年，在很多地区发现不少实力远高于寻常的恶灵，侵扰百姓，民不聊生。

而你们现在才发现“阎王”的有关线索，是不是有些慢了？

门童：这叫按部就班，有条不紊。

如果您是来这里发牢骚的，那还不如对着家里的狗发火。

政要：这不是在过家家，林先生。

国会已经在讨论削减会馆的特别预算了。不少人认为，花费巨资供养一个效率低下、脱离监管的组织，不如组建政府管理下的恶灵应对总局。

你们会馆的研究进度，让我们很难为您辩护。

门童：（轻笑）知道知道。反正你们也没有合适的人把我换掉嘛。

让我想想你们布置的任务。要尽快夺回另外的那个报身佛，培育更多有魂术的人，还有...

政要：还有过去佛的位置。这些，你们可是一个都没有完成。

门童：...

是谁给你的底气威胁我？

（掏出早就从政要那里神鬼不觉地偷过来的监听器）是这个吗？

政要：（我的监听器！他什么时候拿走的！）

政要旁边的保安把手按在枪上。

门童：（对着监听器）那边的，你们好歹派点懂得尊敬老人的货色过来。下不为例。

(捏碎监听器)

政要：你！

门童：回去赔你一个就是了。

政要：你们会长呢？我要跟他谈。

门童：哦？

政要：你们的会长很神秘。没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——至今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没有查出有关他的任何信息。

门童：那不就说明会长被我们保护得很好嘛。

(把玩着监听器的碎片。) 说不定，这个会长是一个陌生人、一位上级...

或者，(顿了一顿，看向政要) 一个我手下的队员呢。

(立刻转到场二十。)

## 场二十：(day4，午)

(紧接着上一场戏中，门童说会长可能是其手下的队员。仇亚打了个喷嚏)

仇亚：啊嚏！(赶紧用纸捂住嘴)

主角(坐在一旁，笑)：怎么，一提到会长你就打喷嚏，难道你真就是呀？

仇亚：有点小感冒...阿嚏！

主角：我还好奇这会长是什么来头呢。问了一圈，你们都不知道。

仇亚：感觉...那位带你去见未来佛的老爷爷应该是会长吧。

虽然他自称门童，不过会馆大大小小的事情全是他打理的。

主角：也许吧。他没凌一说的那么

仇亚：话说，凌一姐和挽云姐...她俩不是说去理发了？

主角：也是，这都快半个时辰了，确定不是在烫染么。

(高挽云正在给凌一剪短头发。给几个剪头发的镜头，之后导入cg。)

高挽云：挺羡慕你的长发的。不可惜么？

凌一：昨天跟那女孩打，不小心烧糊了些。我好不容易留的长发呀~

高挽云：剪短点也好。看得出来你早就不想保养了吧。

凌一：倒也是哈。

(高挽云剪完头发。过一会，高挽云看着凌一在镜子里的脸，看了一会后开始感到有些头晕，联想到了已经逝去的孩子(间隔展现三个镜头：逸晨的笑脸、逸晨的害怕脸、逸晨将要死亡时的倾诉脸，似乎是在谴责高挽云)高挽云有些痛苦地单手捂住脸，大喘气。)

凌一：云姐？

...又是这个症状。又来。

高挽云：我没事...我没事。

凌一：（叹口气）放轻松云姐。过去的事，都过去了。

死去的逸晨回不来的，这是你说的。

高挽云：（深吸一口气，看起来像是好转，笑了一下）我没事。（她似是无心地拿起理发台上的剪刀，想把剪刀刺向自己的手腕。）

凌一：别紧张，好嘛？放松，放松...松开手，把剪刀放在你面前的桌上吧。

高挽云：我没事，我没事的。（最终，她即将把剪刀放在桌子上时，凌一顺势拿过剪刀，扔到远处。）

（凌一松了一口气：呼）

（高挽云看到凌一，又想到逸晨的恐怖脸。）

（突然她给枪上膛，对准自己脑壳就是一枪。）

凌一：喂！

（只见子弹停在半空中，被符咒包裹住，阻止了子弹射向脑壳。高挽云一边喘气，一边心满意足地放下枪。）

高挽云：这样就没什么压力了。

（凌一过来将高挽云手中的枪拍到一边。）

凌一：你他妈的别吓唬我啊！

（她喘了口气，直起身子，又说）

凌一：逸晨他早就不在了。都五年还是六年了。你你你，你又看到什么东西记起他了。

高挽云（瘫坐在椅子上）：你说啊，我要是有仇亚的记性，早就把逸晨忘掉了。偏偏是我指派他，我...  
...我刚才大概是失态了。抱歉。

凌一：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，好让自己觉得不配得到他的原谅吗？！

...

现在，咱们一起往外走，这事就没发生过。好嘛。

（凌一把高挽云从座位上拉起来，驮着高挽云的胳膊）

高挽云：...凌一。

凌一：别说了。

高挽云：我，我不是要救下他。我...我没救下他。

我更害怕看到你到了那一天...

凌一：叫你别说了！

...够了。

虽然我入队晚，没见过他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点和他相似，让你回想起来。

我只知道。他死了只有一种可能。

...他命不好。那不是你的问题。

答应我，好好活着。

高挽云：...

(此时，主角和仇亚敲了敲门。)

主角：还没好吗？来吃点东西，会馆的直升机马上就到了。

凌一：走吧。

## 场二十一：

(高挽云开着直升机。仇亚在摆弄他的花。)

凌一：(背朝天把身体埋进沙发里，双臂抱着一个枕头) 芜湖！好舒服啊~这就是新型直升机的内饰嘛。

我要睡！觉！(使劲蹭)

主角：干完这一票有你好睡的。(低头看着手中的法身佛)

它有感应，我们离那个报身佛更近了。云队，减速吧。

高挽云(对着终端那边的门童)：已经在准备降落了。不过嘛，好事总是无独有偶。

我刚才让门童替我向佛问了问，这次任务是否会有与该任务有关的人员死亡，他说不会。

凌一：真假？！那这不成公款旅游了？

高挽云：(微笑，松了口气)

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——地府内很有可能会见到那个“阎王”。

主角：听起来这“阎王”的名字像是世人给他取的？

他什么来头，半人半鬼的。

高挽云：很难说。

他除非是有要事，否则绝不轻易出手。至今，会馆对他的记载也只有近几十年才有，他的能力也都不知晓。

主角：... (严肃)

凌一：怕什么。就算他真的能力高强，我们还有免死金牌呢！

你们别这么严肃嘛。哎，既然是最后一次任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有个口号什么的？电影里都这么演！

主角：没记错的话，咱们是“送终小队”...这名字，编什么口号听起来都像诅咒啊。

仇亚：当初起这个名字，就是想着要把恶灵送终的。不过现在看是有点...

凌一：哎没事，我想想哈...”送终小队，如云再临 “!

主角：一边去，尬得没边了。

送终送终，倒不如说呀，“送君一程，终见黎明”。

高挽云：听着不错。不过这一定要喊出来么...

凌一：“送君一程，终见黎明”！还挺合适的。

仇亚：（笑）有点尴尬呀...

高挽云：送君一程...我还是算了吧。

（众人沉浸在欢声笑语中）

## 场二十二：（day4，晚）

（地府中。一道门突然被拉开，拉开门的是场十四的鬼男（拿着黑白无常的东西），里面是刚到的、还未被审判的灵魂）

鬼男：都醒醒咯！醒醒嘞！（敲着锣）（许多灵魂看向门这边，给一个主角母亲醒来的特写镜头）

首先呢，欢迎来到地府。你们已经来到阴间，节哀顺便。

今儿大家要过来参加一个绝对公平、高效的考核——“审判”。

诶俗话说得好呀，佛前算总账，功过自分明。大家排成一队，随我一起面见佛祖！

生前功过，任你百般言说；死后是非，唯佛一人定夺。

（鬼男带着数量众多的灵魂沿着街道走。期间，不断有鬼魂加入他们。）

（在某个角落，可以见到主角团四个人躲起来。）

主角：我们是撞了恶灵的老巢了？

高挽云：恐怕不是恶灵，但是这么庞大的数量...现在贸然出去也不是什么好选择。

凌一：刚才可真是惊险...谁能知道这北境山区的山洞里别有洞天？一脚踩空就到这了。

仇亚：耀辉，你应该...

主角：嗯，法身佛在这里的感应很强烈，恐怕和那个报身佛离不了多远。

仇亚：是不是。呃，你应该，有很多话想对你妈妈说吧。

主角：（愣了一下）要是真能复活，我巴不得狠狠打我妈的手心呢！

叫她小时候把我屁股打得通红，可得给我个还手的机会...

仇亚：嗯，我会支持你的。

诶，你们也在！

麻薯&布丁&糖豆&豆苗：呜哇！（四个人有先后顺序）

凌一：要是我也能养一窝这些小家伙，也不至于孤寡终老喽。羡慕死你！

（只见大多数灵魂围在一个广场上，中央是一个小展示台，两边分别有一扇门，左天堂右地狱。主角团四个人都向着这边看去。）

（灵魂到了广场前，被看不见的力量硬生生地拽到不同的门内。）

凌一：看那个！（四人都看到，广场中央分明就是那尊报身佛）

高挽云：别急着去拿！不然恐怕要以少敌多了。

耀辉，听见了么？

（方耀辉只是紧张地向前看，他一眼认出了母亲的灵魂）

主角：妈...

（攸言的灵魂不像其他灵魂那样麻木，而是在被拽向地狱的门时，奋力回头，目光似乎在徒劳地寻找着什么。）

主角：妈！（不顾劝阻冲了过去）

高挽云：回来！

（主角穿过熙熙攘攘的灵魂，跟着妈妈一起进到了地狱门内）

此时，高挽云注意到报身佛在被主角的法身佛吸引，也在前往地狱门，便连忙用符咒拉住报身佛。但是拉力太小，高挽云反倒是自己被报身佛拉着往前走。

高挽云：我去保住佛像！凌一，你们俩待在外面，一会会合——（说罢被吸入地狱门内）

凌一：喂！你们！

切，他俩终端没信号！

只能祈祷他俩现在没事了。

我说，仇亚，你也不吱一声。

你能不能用你的小家伙们...

仇亚？

你人呢？

（对着终端）仇亚，收到请回答！

收到请回答！喂！

（凌一环顾四周，发现仇亚不在）

你...

（凌一听到滴答、滴答的声音。）

旁白：滴答，滴答。

（凌一缓缓回头。只见仇亚的一只断掉的手臂（左手）悬在二楼，血液缓缓流出，滴落到凌一旁边的地板上。）

(展现高挽云受到的环境的压迫)

(展现主角一直不断寻找妈妈的阻力)

鬼男：（打个哈欠）哎，赶紧主持完就走了，待会还要开会…

凌一：喂，怎么去二楼那边，指个路。

鬼男：呃…你是阳间的人？

凌一（用魂术产生的火球威胁）：三！二！

鬼男：那边…从拐角那边的楼梯上去然后左转右转直走左转！

凌一：给我带路！

鬼男：我待会还要开个会…

凌一：（盯，手中的火焰化作一把火焰匕首抵在靠近鬼男脖子的地方）

鬼男：饶命啊！

## 场二十三：

（视角转到主角这边。攸言的灵魂移动得较为迟缓，但是它完全没有理会后面主角的叫喊。主角紧赶慢赶地跟上，看着攸言向着一个寺庙走去）

主角：等等我！

（攸言向着寺庙缓慢移动，主角也放慢了脚步，靠近她。攸言进入了寺庙，主角叹了口气，也跟着进。寺庙中央是一尊佛，）

主角：（这里…好像我家呀。）

（扒着门）妈…

我们走吧。

（攸言的灵魂没有理会。（事实上她确实听不到））

主角：她听不到么？

（只见攸言灵魂扑通地跪倒在佛像前）

攸言：佛啊…您还记得吗？

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曾拜见过未来佛，预言到…当他二十岁，到了我见到恶灵的那一天，是逃不过死亡的纠缠的。

主角：这…

所以那天，你早知道你会死？

攸言：可我放不下的，是当时祂给我的第二个预言…

…我的孩子，我尚未出生的孩子，他将不得好死，注定“非自然死亡”。

主角：（震惊）什么...？

攸言：这是诅咒么，还是说，我们本就应该去习惯这些...习惯在您的指导下生活？

您知道吗？这不应该！

除非...除非他足够优秀，能进入会馆去研究鬼魂、恶灵和你！

才能改变他的命运吧。

主角：这...您让我考进研究所是为了这些。但是我真的学不明白。

我没那种资格啊。

攸言：我的孩子他不应该！！

他不应该在哪天被恶灵撕扯得一干二净，他不应该在我面前消失，他不应该哪天突然因为一些离奇的事故暴尸荒野！

他生来不值得被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践踏呀。

主角：...

攸言：于是我逼他，怨他...看着他从脑机中脱离时的疲惫……我心里居然有一丝可耻的安心。

他恨我没关系，只要他能……打破他自己的诅咒，寿终正寝。

我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，用来去观测那最不科学的“灵魂”和“命运”，很少有收获...但是很多领域都在有进展的！

耀辉他学了很多，走了很远...再给点时间吧，再给点时间给下一代！

主角：妈！

...我没那个能力去看懂歪歪绕绕的公式，去对着没有感情的文字投入精力！我办不到！

我只是想着，哪一天考的好了，你就满意地陪在我身边了啊。

意外死亡又怎么了，就非得要寿终正寝吗...

就因为这个，我小时候感受到的全是那学习机器里的电流，而不是你的脸呀！

佛都说是这样了，还做这些徒劳的事情干什么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不行吗...！

（主角尝试去摸妈妈，发现自己的手穿过了妈妈的身体，无法再摸到她）

攸言：以至于，到了我生命的最后，我只好卑微地恳求我一生的宿敌，对着那不开口的佛像一拜再拜。

我只是相信，科学能够战胜玄学，至少我的儿子他必须能！（攸言的灵魂开始逐渐变成恶灵）

主角：妈！

攸言：（面无表情地叹息）佛呀...（彻底变为恶灵，爬入深渊。）

（主角跪在一旁）

场二十四：

(只见仇亚已经满身是伤，在用藤蔓捆住自己的断臂部分止血。仇亚面前是阎王。周围的环境中全是虎视眈眈的恶灵。)

阎王：(阎王径直走向仇亚。)站起来。这不是你的全部实力。

没断掉的胳膊，居然已经没力气抬起来了么？

(仇亚艰难站起，但是已经很难战斗。)

阎王：(不理会凌一)你比六年前差远了。

我所要追寻的，乃是能随我一起探求的、优秀的人或者灵魂。

你们自行前来，我自然要审视一番。

(看向仇亚)至少，你要在这里留下你体内的，那个灵魂。

(凌一赶到，立刻冲上前去要对阎王使用魂术，但是阎王迅速将其打倒。)

凌一：什么怪物…

(看着阎王向着仇亚走去)

凌一：喂！你有本事冲我来呀！

阎王：正好你们到了这里，也提醒我，是时候召集新的人手了。

以及，你的记性一向不好。我恐怕需要指明你死得其所的原因——

六年前，你已经死过了。

凌一：…

(…什么叫死过了！)

扯淡！什么叫死过了！

阎王：记得六年前，死亡后的你作为我的第一个受试人员，那鲜活的肉体值得我用最好的恶灵和你融合，打造出真正优秀的部下。

但是过程出了差错，恶灵进入到你的身体，反倒是赋予你第二次生命，不是么？(实验需要副剧情解释)

凌一：仇亚。他说的…是真的？

(仇亚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默认了)

这么说，难道…逸晨的灵魂也是因为阎王才被改造成恶灵的！

仇亚：(对阎王)我…不会死…

阎王：不会死？

原来如此。

你们应该是问过了佛，认为自己今天命大才来挑战我的吧。

看来，我也杀不了你们了。

本想试试能否把你体内那恶灵重新激发出来。现在看来，是我多虑了。

那你们也别想笑着离开。

(通过阎王的攻击转场)

(另一边，高挽云在黑漆漆的环境中摸索)

高挽云：那两个小佛都在不远处。（看到两个佛像端正地立在远处）在那里！

(高挽云正准备前去。, 突然被脚底下的东西绊了一下。她蹲下来查看，发现是一具扭曲的干尸（之前七队队长和两个队员，被云姐认出来。）

高挽云：七队的尸体。难道真是阎王…

(高挽云顺着尸体看过去，发现一具、两具…成千上万的干尸。它们汇聚在一起，凝聚成一个会移动的尸佛（六条手臂），而两个佛像正端坐在它的两个手掌心中。)

高挽云：这尊尸佛，是两个小佛聚在一起的缘故么？

凌一，仇亚，还有耀辉…你们一定要没事啊！

它…在向前爬！（用符咒鞭打）拦不住！

(打开终端)

高挽云：喂！能听到吗？

我这边，看到了一群干尸构成的尸佛。

它准备爬出地狱！我暂时阻止不了它！

喂…凌一，收到请回答！

凌一！

… (高挽云很震惊，怀疑凌一也失联)

(受重伤的凌一坐在一旁，终端在一旁的地上。无法发声。)

阎王：(阎王碾碎了终端)看来那两个佛像我也不用费心去找寻了，它们应当就在尸佛周围。

那就欢迎一下吧。

(阎王拉开一个通向地狱的大洞，这边有阎王、仇亚、凌一三个人，那一头是高挽云和尸佛；高挽云认出了小队的三个人和阎王。)

高挽云：阎王！…喂仇亚，你的手臂！

阎王：还有一位。

(另一边，又开了一个洞，连接着主角那边)

主角：这…你们这是…

(一个镜头展现传送门连接的两个世界（地府和地狱）的三个不同位置。左侧是黑暗的大洞，右侧是有些亮堂的小洞，中间偏右靠上是阎王，画面偏下部分是凌一和仇亚)

阎王（具有观察灵魂预知死期的能力）：人都到齐了。让我观察一下你们的灵魂吧。

…有趣。

主角：他就是“阎王”！

高挽云：（奋力用符咒拖住尸佛，无暇顾及其它）

阎王：只是阅读你们的灵魂，就能察觉出千姿百态。

你们当中，有人向未来佛推算过自己的死期吧。

主角：这…有这种能力？

也是，要是向未来佛提问，如果佛币充足的情况下，也可以预测死期。

但是什么叫我们当中有人…

阎王：是三天后。对吗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？

（高挽云、主角、仇亚都看向凌一）

凌一：（愣了一会）是又如何？早在我死之前就可以把你做掉。

阎王：哦，看看可悲的我们！面对佛那无聊的猜测，不敢提出半点异议。

在佛面前尚且如此，还想扼杀我？差了几辈子。

（主角跳下来，缓缓走到仇亚面前，手里在搓一个空气炸弹）

（阎王让恶灵将佛像拿过来）

阎王：我想要的已经到手。

就让这尊尸佛陪你们玩一玩吧。（将两个小佛别在腰间准备走。）

主角：休想！

（主角突然跳起来，近身后从下方要用空气拳给阎王一击。阎王随手一挥就用恶灵将其扑倒在地上。在此刻，主角要偷走两个佛像之一，但是阎王发现，一记手刀就将主角的胳膊打折。主角倒在地上。）

阎王：花里胡哨。

主角：还没结束呢！

耀辉立刻引爆一个在阎王脖颈旁边的空气炸弹（由大量空气压缩成的）。阎王的头被炸没。阎王倒下。高挽云看到尸佛也停了下来，叫大家撤离。（你们先走，我…）就在众人准备撤离的时候，一个恶灵扛着一具尸体来，阎王又从（大家的背身）另一边的一具尸体上复活。

仇亚的精灵看到了这一幕，想提醒大家，但是发声器损坏，无法良好地传达信息，嗓子沙哑。于是又帮忙抗了一刀。直到众人反应过来，仇亚已经鲜血飞溅。

阎王：天真。

还是说你觉得，自己当真能挽回必败的未来？

(尸佛马上要压到主角身上，高挽云用符咒将其推开)

凌一：云姐！

(高挽云自己去追阎王了。)

凌一：你！

主角：凌一！跑啊！(两个人扛着仇亚跑出去)

## 场二十五：

(三个人身后被尸佛追赶，赶忙往出口处跑，但是山洞塌陷导致洞口被封住。凌一挡住尸佛的手，主角则是狠命打洞口，终于冲出去，但是凌一被手压住。尸佛随后摔下山崖，将直升机压垮。)

主角：糟糕，直升机！

(尸佛逐渐崩解)

主角大喘着气瘫倒在一旁，凌一捂着伤口坐了起来。仇亚拿出了一些树灵来治疗他们。

主角看着仇亚的手臂。

仇亚咬着牙关，脸色很不好。藤蔓虽然缠住了断臂缺口，但是还是有血流出。

主角：仇亚。你那里还在流血...

仇亚（笑着摇了摇头）：还好。

主角：别逞强了！

仇亚：呃...

...

好疼....好疼啊！(哭出来)

(凌一不忍直视)

主角：没有什么随身的绷带，你别强撑。

凌一：让我来吧。

仇亚：我...我怕疼...

凌一：长痛不如短痛，忍忍！

主角：你要干什么...不是！(凌一用火来灼烧断臂处)

仇亚：啊——啊....！咳咳！咳...

仇亚疼晕了过去。(但是血止住了)

凌一：(凌一哭着笑，一边笑一边摇头)就当是我的罪过了。

耀辉...直升机没了。

你看那边还有个村子。还能撑住的话，咱俩把仇亚抬到那边吧。

主角：凌一。

凌一：我来驮着胳膊，你来抬那边。

主角：凌一。你三天以后...

凌一：（愣了一下）

啊，怎么了。

主角：什么怎么了？能不能不要睁着眼睛装瞎子？

凌一：哦，我会死的。

（主角带着复杂的、有些不解的情绪盯着凌一）

凌一：总得有人好好活着吧。

愣着干嘛，来搭把手。

（主角回想起场八中凌一说自己死期没到的话：

要真说怕死，我们见的场面可比你多！反正呀，今天可不是我的死期...）

主角：你真是，我该怎么说你呢。

凌一：彼此彼此。

旁白：山路没有尽头，只有他们深一脚、浅一脚，一步都不敢停。

每一次片刻的歇息反倒是成了奢侈，又转瞬间被无助吞噬。

耀辉向来不太喜欢这种被驱使的感觉，但是背上仇亚的体温像是勒着脖子的咒语，不断纠缠着他——他驮着的是生命。

一个快死的人，一个濒死的人，一个活着跟死了没区别的人勾着肩搭着背！哈！

这就是佛所谓的“这次行动无人死亡”喽。

...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朝那村子加快了些脚步，用杂草划过小腿的痛觉来迫使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东西。

耀辉看着旁边凌一，依旧坚毅。

但他自己，早已没有力气了。

## 场二十六：

（意识流画面。凌一将二人拖到小屋里。）

（耀辉醒来时，自己在一间农舍的小屋里。红袖在一旁给耀辉抹了一些草药。她不是很熟练。）

耀辉：啊疼疼疼...轻点轻点。

（红袖急忙躲在门里。）

（耀辉大喘着气，挣扎着坐起来，看见旁边仇亚已经包扎好睡着了。）

耀辉：别怕！我们不是什么土匪或者强盗。

呃，谢谢你替我们包扎伤口...不过你不用躲着我。

耀辉：我们不是这个意思...

红袖：（嘘！）（指向外面）

耀辉：嗯？

红袖：（外面！）

耀辉：！

只见外面有一伙人拿着提灯，从山坡上下来。

打手甲：唉，你刚听到没，这屋子里有人！

打手乙：正好打听打听那个丫鬟的下落。老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！

打手甲：要是真打听到了，那酬金，咱俩可得六四分。我先打听到情报的。

打手乙：什么便宜都给你占了？一边去。

（两人推开门进屋子）

打手乙：喂，人呢？

...

床上躺着个病恹恹的。

（耀辉在一旁用空气隐身）

耀辉：不太妙啊...

打手甲：这桌上还放着草药，肯定有人在这。

要我说啊，咱先拿点钱，这趟就不白来喽！

打手乙：嘶...不对呀。

那放风的老王去哪了？怎么看不到他。

打手甲：肯定是去树林里方便了，别管他。

来来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娃抬起来，看看这床下有什么首饰没。

人呢？

打手乙：呜呜！（被符咒捆住）

高挽云赶到，迅速打晕了他们。

高挽云：凌一说你们在这儿。都还好？

主角：嗯，挺过来了，多亏了这里的一个小丫头。

仇亚他的手臂...我真的不敢看！我们是不是应该...

高挽云：（摸了摸仇亚的额头）再休息会儿吧。

（给他放了一个新的发声器和终端）

他的伤势稳定住了。你不用太担心...如果不是因为他特殊的治疗魂术，只会凶多吉少。

主角：就你说的轻松。

你那边怎么样？

高挽云：佛像没抢回来。挂彩了。

呼...能全身而退也是幸运吧。

最后的任务结束，之后会馆不会给我们派遣任务了。也算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。

耀辉：嗯，也许吧。

凌一...你见到她了么？

高挽云：她呀...终端上她给我发消息，说是把你们拖到这里后，就联系会馆把仇亚送回去治疗，一会就有车来接。

她看那个小女孩很饿，就给她一些随身带的饼干，让她帮仇亚包扎一下伤口，直到伤势稳定了才走。  
大概就是这样。

耀辉。...她自己想散散心。

耀辉：云队。我也是才刚知道。

凌一她早就明白自己的死期...前几天还在说说笑笑的。

看不出来，我根本看不出来！

高挽云：往好了说，这是坚强。

往坏了说，这是逞强。

这一点，你，还有你妈妈，比我懂。

耀辉：...我不懂。我不懂啊。

就真的没什么其它的办法了？结束了？一切都是徒劳？

凌一，还有我妈。我...

她们不值得沦为命运的陪葬品。

高挽云：耀辉！...

耀辉：抱歉，我不接受。

我多希望现在只是一个噩梦！

只是一个随时可以醒来的噩梦。

...我们都需要缓一缓。

(耀辉走出门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)

旁白：如同刚经历过旅途奔波，她终于能喘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。

总该放松一下了。

高挽云本还想抗拒一下，但随即就被这种想法淹没了脑海。

...

”笑一个吧。”

那是凌一的声音。

于是她照做了。她笑得很苍白。

月光推开窗户，一层一层剥下所有劳累的人的伪装。

真有必要收回那些佛像么？

...即便她没给队员说，她问过未来佛，这些佛像根本就拿不到呢。

高挽云不敢细想。老林明白，她更明白，关于逸晨，关于有佛像加持的恶灵。

以及，所有人的结局。

她总想试一试能不能做到。她可以说很多理由：她不忍心，她不接受，她在乎的她不在乎的。

但是该冷静下来了。

(高挽云预测到主角和红袖去了另一个世界。)

呼...

屋里很安静。

厨房的门还有响动。

高挽云：(听到门的声音)没事的，我们不会害你。

(红袖踉跄着走出来，有点要昏倒的样子。高挽云和耀辉把她扶起来，)

高挽云：你饿坏了。饼干肯定不够。

来，吃点这个，总能垫点肚子。

(红袖起初不想吃，但是经不住劝，最后还是含着棒棒糖。像是突然喘过气一般，她拧着手里的棒棒糖，想嚼一嚼)

高挽云：(笑)这个可不是嚼的！

红袖：好甜。谢谢...

高挽云：你也睡一会儿吧。

(红袖、仇亚睡着了。高挽云出去抽了根烟。主角也在外面。)

主角：云队，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吧。

我请个假，就是...回去看看。

高挽云：想好了？

主角：有些事得自己处理。

高挽云：看来你和妈妈见到面了。去吧。

主角：呼...

走之前我还想问个问题。

你说，这“送终小队”，是不是给自己送终呢。

高挽云：某种意义上是的吧。为我们过去的自己送终，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送终——每结束一件事，就好像已经死过一回，然后面对崭新的一天...

主角：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凌一她只剩三天了。

高挽云：...

至少，仇亚很希望好好活下去的。

主角：是吗...

高挽云：还没入队前，我就住他附近，怎么会不了解他呢。

主角：那就放心了。

有缘再会吧，走了。（主角默默离开。高挽云倚在门口，静静地抽着烟。）

## 场二十七：

（门童端坐在未来佛面前，像是在打坐。随后缓缓掏出一枚佛币发问。）

门童：佛啊...会馆各位仁人志士已然历经千辛万苦，保佑万家灯火长明。

此番行动后送终小队身负重伤，敢问...他们诸位可否善终？

（门童刚准备将佛币抛掷于地上（尚未掷出），就听到脚步声）

阎王：无需多问。若是他们阻挠我，就与“善终”相距甚远了。

门童：阁下不远千里来到此处，便是给我这个忠告？

阎王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走到佛前。

阎王：熟读藏经阁卷宗的你，应该不会不知道会馆在几年前的一项秘密实验。

人们发射了众多载人飞船，并拿着佛币去问未来佛外太空的迹象。

那一天，佛珠的转动与人们的观测大相径庭。

看来神通广大的祂，也无法预知那天外的种种呀。

老林啊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佛能只手遮天，视苍生如草芥，却对辽阔的宇宙闭上双眼...

难道，祂不是在控制我们吗？

门童（林）：与其说是控制，不如说是人们被未知纠缠时，主动求佛的选择。

倘若我们真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天灾、猛兽、疾病，有足够的面对空白的勇气，

那么佛的存在与否，就并不重要了。

阎王：那么，你可曾思考过，若是佛控制了我们科技的发展呢？

人类至今千百万年的科学发展，即便相关人员从始至终没有与这未来佛有任何关系，他们费尽心血的研究成果，就不会受到佛的控制么？

门童：…

阎王：渺小的我们就像是个充满好奇的小学生，贪婪地吸取知识；对于不会解答的题目，总想看一眼解题方法。

于是，我们迫不及待地跪倒在老师的面前，向他们索取答案。

你们可能还以为，这佛便是端坐在讲台上的老师，扫视一下教科书便可给我们解答。

然而，如果佛不是老师，而是绘制答案的出题人呢？

门童：…狂妄。

阎王：不然呢？人类在网络、电磁场、量子空间和各类民用科技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为什么航天技术的发展如此缓慢？

…来看看这个吧。

（阎王扔出了一个投影仪，投影出了浮屠塔的外观）

这是我曾经设计的杰作，也是现有技术能造出来航天里程最远的飞船——浮屠塔。

它搭载着各个领域最前沿的实验设备，从微观到宏观，从理学到玄学。

乘坐它到外界的星空，我才能开辟新的时代——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，一个奋发图强的时代，一个不受佛祖摆弄的时代！

我们用了最优秀的材料、架构和化学反应，但是依然需要巨额的能源来启动。

因此，才需要你乖乖把那些小佛交付给我。

门童：你当真不知道，动用那些小佛所迸发的能量有核弹的当量，足以让百里之地化为焦土？

阎王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（呵）。

阎王：常言道，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”。不过以我观之…

“浮屠万骨，终抵无垠星墟”。

对于无辜的人，我没什么念想。不过还是建议你现在就让他们撤离，毕竟你们无法阻止我。

门童：看来，你作为上一任会长，还有点人样在。

阎王：上一任会长吗？都多久之前的事了。

以及，再给你个忠告。

我能如此轻易地来到这里，就意味着我想取走那应身佛，如同探囊取物。你也不用将其藏起来，我有另外两个小佛的指引，也能轻松找到它。

三天。我只给你三天时间。

到时候我便会来拿取应身佛。如果你要和我一起前去，成为人类的先驱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（离开了这里）

门童：…（盯着手中的佛币）

…佛啊。

（最后的镜头定格在佛的面容上）

## 场二十八：（day5，夜晚，下着雨）

（凌—一个人在会馆旁边的一个咖啡厅里泡咖啡。给一个长镜头。她没说话，喝了一两口咖啡后就侧着头趴在桌子上。她看着玻璃前的自己，突然闪过了佛像的画面。她先是受惊，之后很快又满不在乎。她看到了主角穿着黑衣服，戴着兜帽，一言不发地从窗户前走过去。）

凌一：（耀辉？）

（凌一看到耀辉的一只手里拖着一只虚弱的恶灵，很好奇发生了什么。她没说话，从咖啡店出来，尾随了上去。）

（耀辉一声不吭地走着，从树林中走出，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上。在他面前，是他母亲的墓碑。凌一跟在后面，扶着一棵树。主角没有发现凌一。）

耀辉：妈。

…妈！你看！

（他僵硬地抬起抓着恶灵的手，停了一会，终于松开了手。那只瘦弱的恶灵看了看周围，发现自己能跑的时候，开始向外走。耀辉一直死死地盯着这只恶灵）

耀辉：你看到了吗，那个恶灵，它要跑走了！它要去吃人了！

…我干了件坏事。我坏透了！

（跪了下来）我不是天才！不是！

我不想拥抱任何人口中承诺的任何未来。

（给一个恶灵的短镜头。耀辉瞪着眼前的恶灵，挥着手臂）走啊。走啊！吃人去啊！

（恶灵回头看了一眼，又向外走了几步。凌一站在一旁看着，没有做出什么动作。）

（远镜头下展现城市的背景。主角眼看着那个恶灵将要跑向城市，低下头有些不敢看，喘气更加剧烈。他再次抬头，看见恶灵即将去撕咬一个过路的行人。主角最后还是仓皇站起来猛扑过去，把恶灵死死按住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把恶灵摔在地上。）

耀辉：（对着墓碑）你赢了。

我连坏事都干不彻底。

我知道这是我的奢求…但是现在，能陪在我身边了吗…可以吗？

可以吗，可以吗，可以吗！

(耀辉一边哭，一边抓着那个恶灵狠命地往地上磕。磕了几下后，凌一抓住了他的手臂。耀辉猛地扭头，不甘地望着凌一。)

(凌一松开手，没说什么，主角的手也松了下来，恶灵掉在地上。她本想用小盒子收归恶灵。想了想又收起盒子，用魂术消灭了这个恶灵。)

凌一：闹够了？

耀辉：用你管。

凌一：我问你闹够了吗？！

你以为你是在反抗她吗？错。

你到现在，都还在用她的标准折磨你自己！

‘优秀’是她给你的枷锁，‘不优秀’难道就不是吗？！你拼命想证明自己是个废物，和她拼命想把你变成天才，有他妈什么区别？！

耀辉：区别在于那是我的选择！需要你来判断对错吗？(推开凌一)

凌一：选择...你管这叫选择？(指着母亲的墓碑)

你对这恶灵要杀要放都要犹豫！你这不叫选择，你在像个小屁孩一样无理取闹！

...我真是看错人了。

(二人在雨中沉默几秒)

耀辉：...我知道我就是个笑话。

(无奈的笑)那我还能做什么呢。你，我，折腾到最后，不都是这命。

有人说“不问收获，但问耕耘”。那倘若...种子本就是烂掉的，这耕耘的过程，不可笑么。

凌一：谁告诉你，结局是注定的？

耀辉：...不然呢？

(凌一不说话，只是拿出了自己的几枚佛币。)

凌一：愚蠢的问题。本来想用佛币来问清楚自己的未来。现在看来，有更需要它的人。

(拿起佛币)你看清楚了。这些不仅是向未来佛索取答案的筹码...

(握紧拳头)还是向祂发起挑战的资本！

跟我来。我带你去看看，怎么把这个‘答案’，握在自己手里。

(凌一在右半的镜头中拨开草丛，同时左半镜头照的是会馆内未来佛的地下的情景，那里的门同时向左打开，凌一带着主角从这个门进入到左半的镜头中，来到了未来佛前)

## 场二十九：

(耀辉此时看向未来佛，神情复杂。)

凌一：佛啊...世人说你庇佑生灵，处事公正，通晓世间。

您应当明白，眼前的这枚灰白色硬币，是常见的一元硬币。它的正面印有数值，而反面印有一个佛头。

您猜，下一次我将其抛出去，是正面朝上么？

耀辉：这...你要用那么珍贵的佛币，只是去猜抛硬币的结果？

(凌一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枚佛币，搁置在佛前。佛手中的佛珠向逆时针转动)

凌一：看来，您猜反面。（掷出硬币，给个硬币的镜头）

耀辉，你猜是哪一面呢？

耀辉：我...（准备转头去找那枚硬币）

凌一立刻双手抓住他的脸的两侧。

凌一：嘿！看着我。不要扭头，好吗？

现在，我猜正面，佛猜反面。你猜一猜，是哪一面呢？

耀辉：这...我...

凌一：不要心生顾虑。

相信你的答案。我也信你。

耀辉：这就是你的方法吗。

那，我应该猜正面？

凌一：好的，我们走吧。（凌一推着主角的肩膀）

耀辉：我们不看一看...

凌一：不用去看了。结果不是注定的吗？正面。

只要我们相信是正面，那么它就是。我们规定了硬币的正面和反面，但是佛会认为哪一面是正面呢？

正好，给你这个从小到大用惯了电子支付没用过硬币的人提一嘴。

它的数值是反面。

那么，佛会怎么想呢？

如果佛不认为数值那一面是正面，但我们相信它是，就是我们的胜利。明白了？

耀辉：你这方法...真的是，符合你的作风。

(凌一笑了一下。)

凌一：谢啦。

(镜头切换到凌一推着主角向前走的侧写。)

耀辉。你给我听好。

...我不清楚那天进地府后你看到了什么。

我只知道，你过去的伤疤没有资格去拷打你，去束缚你。

你本就可以好好活着...真是羡慕死你了小辉辉！

你可得笑一个呀。

耀辉：（微笑）那你也别死那么早。不然，我就不会羡慕你了。

凌一：哈哈哈哈！

两天以后我会死。那么又如何定义死亡呢？

肉身的毁灭？身份的重塑？灵魂的洗礼？那不可怕。

向宿命低头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永远前进，才是活着的证明。

信我吗？

耀辉：（小声）信你。

凌一：听不见。

耀辉：信！！

（二人爆发出爽朗的笑声）

凌一：往前走吧。不用回头了。

耀辉：嗯。

耀辉：（佛祖也许不会保佑我们，只是...但愿它不仅仅站在所谓正确的一边吧。）

（主角握着脖子上的望远镜）

耀辉：其实...妈...我还有很多话想说。

我们走吧。

（镜头给到硬币。结果是，硬币依靠侧面立在地上，它的侧面朝上。）

### 场三十：（day 5 午）

（红袖把吊瓶挂上，静静地坐在一边。）

医生：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见过...这位患者的伤口处呈现植物的脉络，恢复能力远超预期。

但是我们也监测到，他的恢复情况和其身心状态密切相关。你要注意保证他情绪健康。

红袖：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

（红袖向仇亚表示感谢，谢谢你们搭救我。仇亚也对红袖感谢，谢谢她帮助救助我们。）

红袖：啊...我...

（仇亚的四个小精灵从床单底下钻出来）

仇亚：你看，它们都出来谢谢你了。

（仇亚的四个小精灵蹦出来，在红袖的手臂和肩膀上蹦蹦跳跳。糖豆和麻薯去蹭红袖的脸）

红袖：哈哈哈...有点痒痒的！

(仇亚在旁边微笑。)

仇亚：没记错的话，你才十二三岁？叫什么名字呀。

红袖：少爷少奶都叫我红袖，小时候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就忘了…

仇亚：（轻轻叹气）我叫仇亚，今年十五，比你大一点。呃…你想和它们交个朋友么？

红袖：啊…我…

（麻薯又蹭了蹭脸）

红袖：嘿嘿，好调皮…小家伙别蹭了！

仇亚：果然还是想的啦。

高挽云：我们的小护士已经很努力了，换换班吧。

红袖：啊…但是仇亚他的那道伤…

高挽云：我知道的。交给我吧。

我给你买了很多棒棒糖。都放在外面，你随便吃。

红袖：嗯，谢谢…云姐！（走出去，关上了门）

（高挽云没怎么说话，她只是坐下来，掐了一下仇亚的右臂。）

高挽云：有感觉么？

仇亚：…能感觉到。还能勉强动一动吧。

高挽云：都蔓延到这里了。你的嗓子怎么样？

（仇亚摇了摇头）

高挽云：…

（镜头给到整个病房。高挽云点了根烟，侧身靠在窗台上。）

渐冻症的事情，没给凌一讲吧。

（仇亚默不作声）

仇亚：（小声）没有。

高挽云：一开始你也藏着掖着，直到我猜出来了，你才承认呀。

跟逸晨一个个性。

仇亚：云姐。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件事。

我不祈求什么…只是想活着，至少活到大家满怀幸福的那一天。

高挽云：…

仇亚：我现在只有被阎王抓去做实验之后的记忆…

在那之前，每当你和凌一姐提到过去小队的那些有趣的海滩假日，那些出任务路上的风景…我只有些很模糊的幻想。

我...云姐，我突然能回想起，有一天，我似乎...住在花的海洋里。

有那么一刻，在碧蓝的天空下，我能沐浴阳光，我能听懂那些植物的嬉闹，我能唱出儿时的歌谣。

我...我的用词好单调。大脑的语言功能衰退...我是不是有些失语？

(高挽云又抽了一口)

仇亚：呃，云姐...

高挽云：在听，你继续说吧。

仇亚：要是未来我能活到有一天，能够找回那些回忆，也就知足了。

所以，云姐...您能给我一个机会么？

高挽云：你说吧。

如果还有什么愿望，我尽量帮你实现。

仇亚：我还没有在未来佛前问过我的死期，您也...别问，好么？

给我一个再次活下去的机会！我能摆脱渐冻症，我能回想起来那些美景的！

高挽云：...(怔住)

还以为是要去旅游或者吃豪华大餐呢。

我答应你。

仇亚：呼...

高挽云：但是你要先把这次的伤养好，老老实实呆在医院。听到了？

仇亚：嗯。

云姐...少抽点烟呗。

高挽云：多抽点，不就显得你比我的命长嘛。

你本来就值得好好活着呀。

### 场三十一：(day 6 清晨) (修改：仇亚不是提前知道景物，而是他好奇)

(仇亚睡着了。他在梦中看着床边的手术刀，想起阎王给他做的实验，猛的一惊，从睡梦中坐起来。现在是早上四点五十。他敲打着外面的窗户，希望打开它，就像打开当时的实验水箱一样。他发现打不开，因为左手也很难动弹了。颓然地坐在床上。这个时候，红袖进来了。)

红袖：打扰了。

(下面是洗手间中的镜子映射出的画面)

红袖：哥哥你身体最重要...这是明天要输的药，我就先放这里了。(转身准备走)

仇亚：(脑中闪回姐姐的画面，与红袖重叠)是你么...?

那个，先别走！

红袖：怎么了？

仇亚：你...姐姐， 不要离开我。

红袖：哥哥你在说什么呀， 我比你小。

仇亚：我怕...他们把我关在水箱里， 我喘不上气...不要抛弃我。

红袖：...仇亚哥哥？ 我在这里。

你们救过我， 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， 不会离开你们的。

仇亚：（看到红袖身后的松树） 我记起来了， 我没有忘...

看到那棵松树了么？ 那是我们的约定！

红袖：（松树？ 这附近没有呀...）

仇亚：我曾经和你亲手埋下它， 埋下一颗种子！

那是我们一定会再见的约定。

带我去看看它吧。

红袖：（...是要我带他出去么？）

哥哥你别闹啦。

现在是凌晨， 外面也冷， 搞不好...

仇亚：呃！

（仇亚咳了些血）

红袖：你！

（要保持情绪健康...不能拦着他呀！）

仇亚：你答应我的！ 你答应过我， 你会尽全力把我救出来的！

红袖：...我明白了。

好， 我带你走。

我带你去找松树， 现在就去。

仇亚：这是我们的声控无人驾驶汽车。 开动吧。

红袖：（紧紧抓住车边缘） 仇亚哥哥！ 我们真的要这样出去吗？ 你的身体...

（这是一辆卡车， 红袖坐在后面的台子上， 仇亚爬到车顶。 红袖刚缓过来。）

仇亚：（激动地）

这段路有点黑。 不过天快亮了。

那边是鱼肚白么... （站在车的边缘）

红袖：你...你下来！ 你站那里危险， 快下来！

仇亚：你闻到了吗！

仇亚：（猛吸一口气）这是刚下过雨的草的味道！

仇亚：呼...(笑)

红袖：（扑哧一下笑出来）我们不是要去找那棵松树么？

仇亚：你说它呀...就在地平线那边。

仇亚：...

仇亚：它们来了！

喂——！你们好吗？

（凌晨，天空已经有了晨曦）旁白：时候尚早，山坡上的生灵也刚刚苏醒。

它们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会备受关注，便缩在阴影里瞅着眼前这辆飞奔的车。

（播放动物的声音）

仇亚：这里有松鼠的叫声，还有百灵鸟！你们好呀！

（响起鸟儿的叫声。红袖伸出头，认真听。）

红袖：哇...好热闹。

仇亚：那些鸟儿就喜欢热闹。

红袖：啊，那边是...

（仇亚和红袖的小车从山旁驶过，眼前突然冒出初升的太阳下的开阔景象。）

红袖：呼...

（镜头是全景）

红袖：真漂亮呀。

旁白：唯独这一刻，车上的人静默下来，看着被砖瓦房子簇拥着的晨晖。

清晨的浪漫和华丽只能感受，不能言说。

远处小村落冒出袅袅炊烟，那是一家人开始做早饭了。人们趁那天正亮堂，拉着老人小孩去往路的远方。

有的人家买不起墓碑，就用几根红绳绑在田野边的树上，表明是下葬的地点。清明时分，一家老小备好纸钱和烟酒，庄重地跪拜后，又去踏青游玩。

而晨曦自会把这一切定格。

（镜头转给仇亚，满意且疲惫）男孩倚靠在一边，出神地凝望着。

他不需要有什么多余的念头。此刻和未来，只要他还能动，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去狠狠地期待下一个惊喜。

（镜头给红袖，瞳孔被照亮）女孩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开阔的风景。她扒在车边，数着阳光下对面的山头。

一个、两个...那边的山怎么会这么高？它们夹着太阳，像是小时候那让人眼馋的冰激凌球。

但那是暖阳的味道。

山风掠过脸颊，泥土逸散芬芳。

今天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

(车子逐渐停了下来。红袖刚回过神来，看到仇亚倚在一旁，已经体力不支。)

红袖：仇哥哥！你醒醒啊！

仇亚：…

…ZZZ

红袖：原来是睡着了呀。

(此时，高挽云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车的右侧)

？？？(高挽云)：让他睡一会儿吧。

红袖：啊！云姐姐，我…

高挽云：其实我就坐在车里，只是不小心睡着了。

(看着红袖还低着头)

红袖：…

高挽云：看来是我打扰你们的雅兴了。

红袖：我没看好仇亚…

高挽云：这不怪你。仇亚他也没怎么好好看过日出呢。

红袖：那…待会我把他抬回去吧。

高挽云：不用了。让他们抬吧。

(凌一和主角也出现在车前。)

凌一：你们一个个都起的好早呀。我还想多睡会呢。

主角：这不是特地赶过来看看好朋友的状况吗。怎么，仇亚就睡在车上了？医院没床位了？

高挽云：那可不。他们被医生逼急了，从楼上跳下来，索性就在车里睡了呢。

红袖：不是！是仇哥哥他把我拉下来的！

(众人一起开怀大笑)

凌一：走吧，我们一起给他抬回去。

高挽云：(看向仇亚，又看向主角)耀辉，做好准备了么？

主角：呵…就你们这模样，我怎么会抛下不管呢。

高挽云：那么…

欢迎回来。

凌一：欢迎回来呀小辉辉！

主角：去你的。

（镜头给到仇亚和凌一上。仇亚不经意间笑了一下。）

### 场三十二：（day 6 上午）

（场景给到场十八中的老人。他正在病房里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满脸高兴。门突然开了。会馆的门童走了进来。）

门童：呦，老梁！

老人：老林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。

门童：这不是来看我老朋友嘛。前几天听说你受伤了，放心不下嘛。

给给给，这是我拿的酒。

老人：酒...我这大包小包的装不下...这味，好酒呀！就现在倒一杯喝点呗。

门童：（倒上一杯）你这是伤好痊愈，准备走了？

老人：就一点擦伤，算什么大事啊。我告诉你，最近我还真就做了件大事呢！

门童：瞧你这么高兴。说来听听？

老人：（小喝一口）前几天我在地下室拿货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昏过去了。后来有几个娃把我送到医院，我就去问他们，有啥方法可以预知我家那块田的情况没。

他们中有个孩说，以后给我点消息。我这不等不及了嘛！那个隔床的老王就给我说，找路拐角那个像个道士的高人，百试百灵！

门童：（小喝一口）啊...这样啊。

老人：他后来就带我去了个寺庙，那儿的佛，金碧辉煌！人也多！看的我眼花缭乱的。

我等了快一个下午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哎呦掏着心窝子交了八百的功德费，但是值呀！那佛说啊，我家的地不仅收成圆满，还能连着三年五谷丰登！

门童：...那挺好！

老梁啊，你高兴，比啥都强。

老人：（放下杯子）...老林，这话什么意思呀。

我脑瓜也不傻。那一帮人搁那拜佛的，也没见哪个人说佛不灵的。

门童：嗐，那倒没有。咱就说啊，这世道就图个心里踏实。家里的农活有着落了，这银两就沒白花。

但是你忘了去年村东头，那个姓王的寡妇那事？

老人：你是说，跑到城里请佛给她娃开光的那个？

门童：就是她。你看她家孩子现在不也就那样嘛。

老人：那不是人家请的佛请错了吗！该请文昌帝君的，她偏偏请个什么没听过的药师佛。你看现在她娃不搁那卖药呢。

再说了，一分钱一分货。我去拜的就是土地神，花的那钱还是最高一档的功德！

老林，八百块啊。这...这总不能是骗子吧。

门童：...佛要真这么灵，那最先富起来的，怕是庙门口那不干活的乞丐，而不是庙里每天参悟的和尚呀。

老人：这俺怎么不明白呀。甭管佛怎么说，这地还得自己种！

趁着现在清明，赶紧把谷种拣一拣晒一晒，捂出芽就下秧。我少说都种过十几年了，怎么会不熟呢。

总不能看着那田里突然长出个几百斤水稻来，就是这个理儿。

门童：唉，这就对喽。（又倒了点酒）这酒啊，不敬神佛，就敬你这双手。等秋收下了新米，我再去你家，尝尝咱自己种出来的“五谷丰登”！

老人：成！到时候你可得先去俺粮仓开开眼！

这快正午了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那边有家二十年的炒肉店，我请客！

门童：行嘞！

此时门童的手机响起。

（黑屏）

林：凌一？

凌一：喂？老林啊。

恩。我是凌一。

...我准备好了。

...

少来这一套。

帮我用佛币预言一下。所有佛币的使用都扣我账上。

...

...这样啊。

我明白了。

恩，挂了。

### 场三十三：（day 7 傍晚）

（在直升机附近，有红袖、凌一、主角三个人。高挽云在医院安置仇亚。凌一拿着主角的望远镜，坐在飞机顶上，主角在看终端的会馆网站。）

旁白：高耸入云的山，像是被切过的金属，耀眼又优雅。

那别样的光泽。到了傍晚，看什么都挺美。

凌一：耀辉。谢谢你的望远镜啦。

红袖：凌一姐，我能用一下新买的这个么？

凌一：你自己买的，当然可以用啦。我还挺期待你扎好是什么样子。

红袖：（笑）谢谢凌一姐！

主角：（看了她们一眼，回头又来看网站）呃...？会馆网站上的这个是什么消息，被置顶了...

凌一：（凑过来）会馆说，阎王明天会用小佛启动浮屠塔...对大范围的地区造成毁灭伤害？

会馆各成员正在指导民众疏散...看来我们也得赶紧离开了。

主角：我们是因为做过最后一次任务，不算会馆的人，所以这消息也没直接发送给我们。

凌一，我去看那些商店里有没有被落下的物资。（看了一眼时间）现在是六点。云队把仇亚送到医院做个小检查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凌一：瞧你这，窃性不改。待会我们一帮人要一起走。

主角：那肯定。

话说，你去找未来佛预言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？

凌一：我呀，可是让那老头花了十几枚佛币来预知未来。

首先用个佛币，问我是不是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后死亡，佛说是的。

然后就问，是不是晚上六点前。佛说不是。就这样一遍一遍问出来的。

这叫什么，”二分法“？

主角：蛮有自信的嘛。

凌一：那当然。你猜怎么说？

我是在今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死亡...是溺死的。

溺死的。跟我一个玩火的说溺死！简直是可笑。

主角：（微笑）要我说，就算你在水里泡透了，我们也会把你捞出来，然后给你嘴里塞各种口味的棒棒糖。

与其淹死，不如撑死你。

凌一：那我就给你脖子里塞满冰块。

（耀辉笑了笑扭过头。凌一也扭过头，靠在一旁去看风景）

凌一：（严肃地）呼...耀辉。

主角：嗯？

凌一：你说，人多了，就能比一个人更能够对抗...这绝对的命运么？

主角：总比一个人有胜算。

就算你真的出什么事，大家都会站在一起的。

凌一：...

凌一：瞧你说的。

主角：还有，只要你不承认，我不承认，我们不去服从那所被认为的定义的死亡...

那我们就不可能被限制。这不是你说的嘛。

凌一：嗯，只是有时候我也在想...我是不是有点走得太快了。

主角：太快了...?

凌一：不不不，我不是说这些。我是在描述...呃，一种感觉吧。

每时每刻，我要么是去做任务，要么是等着做任务。

要么是替你们几个操心。说实话你们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搞得我像是当上妈妈了一样。

但是我好像还没放过假。

主角：啊...这我倒深有体会。

我来到你们队以后就像是灾星降临，带来一件又一件的麻烦事，搞得大家都很累。

...所以，其实当初任务快结束时，你也很期待去放松一下吧。

凌一：算是吧。所以我说——我走得太快了，直到刚才我才想着去稍微思考一下要不要歇一会儿。

然后我才发现，我似乎停不下来。

即便现在也停不下来。

主角：.....

凌一：应该是因为我从小没见过父母，没几个朋友，所以总得去干点什么来弥补？

还是说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过什么话，伤了别人的心，所以得用一点自责来消磨时间？

我不知道。

...或者，只是因为有个倒计时压在心头上，而我常常想忘掉它？

主角：凌一。不要这么说。

你知道我们可以去换个视角看这个所谓的神谕——这可是你告诉我的。

佛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一种溺死。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那只是一种...呃...

凌一：耀辉。

主角：哦对了，比如心理层面的沉溺！

你可能会沉溺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干到天荒地老，而过不了几个小时就是你发现自己一生热爱的事情的时间节点！

或者，还可以是...呃，被一些所谓的虚无感淹没。总之有很多解释！

再说了，你不是我们几个人里最坚强的那个。

云队一直都这么认为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也这么觉得...

凌一：我怕。

...耀辉。我怕。

主角：...

凌一：我干这行五年，一共就攒了二十多枚佛币，却只能窥探到未来的皮毛。

而我可是在等死，耀辉。

如果说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等死，恐惧又来源于未知...

我是不是要素齐全了？

我在等一个依然充满未知的死。

主角：呼...

凌一：（扭过头来，认真）所以，答应我。

你相信我不会死。好吗？

主角：（笑）那当然，我肯定相信的。

我说啊，云队

凌一：方耀辉！（一把将他按在墙上，自己看着方耀辉）

不要用这种轻浮的语气。（死死拽着耀辉的衣服，卷了起来）

我要你认真地发誓，你相信我。不会死。

不会以任何，一种，方式，死去。

我不接受这些。绝不。

主角：...（闭上眼睛）

我发誓。

无论你即将遭受什么困境，我们，绝对会尽全力帮你摆脱。

你会活得好好的。你会的。

凌一：（低下头）切，这才像样。

但是光是活着怎么行...

我明天还要喝奶茶，还要坐过山车，还要吃牛排！

岳城西边那家店的耳环，我早都盯得馋了！我要一百个！

主角：答应你，都答应你！一定会的！

...（短暂的沉默）

...要抱一个么？

（凌一直接扑到主角身上，死死地抱住他。）

凌一：（哭腔）我是真他妈想活着呀。

(主角随后抬起手臂，轻轻拍着她)

主角：那你就相信我们...也相信你自己。

还记得吗？要笑一个，你说的。

(凌一趴在主角肩上，哭着笑。主角也跟着哭着笑)

(给个远景的镜头)

### 场三十四：(day 7 晚)

(此时，主角走了，高挽云和仇亚尚未回来)

(直升机内：凌一倚靠在飞机外，看向窗户内，红袖已经扎好了飞仙发髻，笑了笑。)

(眼前的那道山脉上出现了四个恶灵（一个拿佛珠，一个戴斗笠拿刀，一个拿弓，一个拿棍）)

(后面有一群恶灵从山头上冒出来。凌一看向前方，但阎王突然出现在侧面)

阎王：在等我吗？

凌一：我就猜到是你。

凌一没说话，用魂术近身搏斗，但是被阎王的四位手下（的其中三位）制服；凌一的腿被打伤。

阎王：你的灵魂也比先前有所长进，凌一。很值得成为我的部下。

(蹲下来，看着凌一)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成为他们的一员了，有什么感想么？

凌一：感想就是，浮屠塔都快发射了，你还要“招贤纳士”。

真是贪婪。

阎王：无妨。等实验结束，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存在理性上的缺失。

对了，把后面那位也带走吧，她也很有资质。

凌一猛然看向后面，阎王的那个拿棍子的手下把红袖也带了出来。

凌一愤恨地看向阎王。

(凌一和红袖被关进了地府的地牢内，由两个阎王的恶灵看守。凌一还想用自己的魂术去攻击他们，但是被拦下来)

阎王：不用着急。我去准备一下，你们排队就行。

凌一看着牢笼外的实验设备，看到了巨大的实验水箱。旁边的实验水箱中正在提取恶灵。

凌一：原来被淹死，是这个意思呀。

但是这里明明是地府，他们...那个阎王，怎会有这些仪器？

不管了。

她看了看表，现在是晚上十点二十。

红袖：凌一姐姐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呀？我睡过去，醒来就在这里，是不是...闹鬼了呀？

凌一：(你还没有魂术，看不到恶灵也正常...)

闹鬼这事从来都是讲给小孩子听的。要是心里有光，这鬼也就无处遁形。

红袖：...凌一姐姐，你这话分明才是给小孩子说的！

如果不是鬼怪施法，而是那些小偷盗贼，姐姐你早就施展拳脚把他们赶走了！

凌一：（苦笑）真瞒不住你，确实是有坏蛋把我们绑起来了。不过姐姐今天，有点力不从心。

你看姐姐的腿受伤了，跑不远。有些事只能你来做了。

这样东西得交给你。

（凌一将法身佛和应身佛拿了出来。）

红袖：我...我不要这个佛像，我要背着你走！

凌一：这可不是普通的佛像！你看。

（佛像开始发光）

红袖：这佛像...有点烫手！

凌一：告诉你个秘密。我们可以对着这佛许愿！

这玩意呀，是我从那个坏蛋身上偷过来的。我可私底下跟你耀辉哥哥学了一招，还用得比他好呢！

红袖：我...我想要你活下去！该怎么许愿啊？

凌一：嘘！你听好，这个东西只有在空旷的地方才会显灵！

看到那边了吗？

红袖：啊，那里有个洞口！

凌一：这两个佛，咱俩一人拿一个。（把法身佛塞到红袖怀里）

待会，你就从那边冲出去，到外面以后朝它大声喊出你的愿望，说”让姐姐回家“，我手里的佛就能发生感应，把我带回去了。

一定要越快越好！记在心里了？

红袖：嗯嗯！

（阎王过来准备打开门。）

阎王：差不多了。先从这个矮个子的开始吧。

（凌一瞅准开门的时机，立刻释放出大量火焰。）

凌一：就是现在！冲！（红袖赶忙往那个洞口冲。）

（阎王从火焰中毫发无伤地钻出来。）

阎王：小伎俩。你们去抓她。

（红袖使劲跑，背后的那些恶灵想攻击她，都被凌一拦了下来。）

凌一：你们的实验，恐怕得换个顺序了。

红袖一步一个踉跄地跑出去。跑到外面回头看，看到凌一正站在洞口处，但洞内却空无一人。

红袖：凌一姐！我等你回来！

凌一：…

凌一：我也想啊。

最后一刻，红袖手中的佛像开始发光，红袖还是看到了凌一周围包围的鬼，以及站在中间的阎王。

之后，凌一立刻用火墙隔绝了视野。再回头，红袖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她只能往外跑。

（接下来是凌一和阎王与恶灵作战。凌一屡战屡败，在出招时因为腿伤而打偏，给了机会，最后被打到墙下。）

阎王：你颤抖的灵魂告诉我，你的时间所剩无几。

来吧，准备一下。把她架起来。

（恶灵将其架起，准备放入实验水箱中。）

凌一：（不好…完全没力气了。）

（凌一即将被扔进水箱，主角和高挽云赶过来，把抬凌一的恶灵击飞。）

高挽云（实则是替身）：你就休息一会吧。

耀辉：（显露出决绝的眼神）真是的，你也不在终端上通知我们一声。就这么逞强？

凌一：你们俩不是他们的对手！

（主角没说话，但是反手就用空气拳将背后的水箱轰爆。）

主角：“溺死”？真是无聊。（把水箱打破）

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水，现在是谁的胜算大！

### 场三十五：

（洞穴内的高挽云随即爆开，化作符咒遮挡视线。高挽云的真身在顶端洞口边缘，刚才在洞里的是替身。主角借助空气的力量带着凌一飞上去，三个人准备逃脱。）

高挽云：撤！

（手下四个恶灵立刻前去追击）

（凌一被一个恶灵偷袭，高挽云立刻上去补刀。两人背靠背。）

凌一：云姐，你真想把我帅得一塌糊涂呀。

高挽云：没了你，以后我做噩梦了，谁来把我骂醒呢。

给我活着。这是命令。

凌一：收到，云队！

（有个恶灵对凌一使用魂术，重创了她）

（凌一从悬崖边滚落，而悬崖下面正好是湖。）

主角：凌一！

高挽云：喂！下面是湖呀！

凌一：就这样了么...（给一个凌一腰间的小佛像的镜头：小佛像滑落下来）

（阎王随后跟了上来）

（阎王只是打开了地狱和此处的传送门，将四个恶灵传送回去。其它三个都进去了，拿棍的最后准备走。随后，阎王赶过来。）

阎王：本来我只当你们无足挂齿。

既然你们非要选择痛苦，那我宁愿赐予你们永恒的虚无。

主角：凌一！！

（湖水逐渐沸腾。）

阎王：下地狱吧。

（这个时候，拿棍的恶灵发现了什么异样。）

（阎王准备给二人最后一击，但是湖水中的凌一冲了出来。她有小佛像的融合加成，全身如同火焰般耀眼，直接从湖水里向上飞上悬崖。拿棍的恶灵迅速推开阎王，用身体承受攻击。将拿棍的那个恶灵身体打灭）

阎王：有趣。是想让我尽兴吗？

主角：凌一你！

高挽云：她的手臂！有个小佛融进去了！

阎王：我再拿回来不就是了。

（主角看向凌一，凌一微笑。）

阎王迅速跃向前攻击凌一，但是凌一反应更快，迅速躲开，并拽着阎王的衣领。向前面的山脉奔去。

阎王：这是...佛像的威力吗！

（凌一顺着山坡将阎王推向山顶）

凌一：这一程，我亲自送你。

（在山顶上阎王抓住机会，将凌一打趴，趁机将凌一的佛像摘出来。凌一也已经没体力了，阎王也受到重伤。阎王跳下山崖）

阎王：.....

（高挽云赶到，主角随后赶到。大喘着气。）

主角：阎王他在哪里...不管了。

高挽云：耀辉！你带的氧气瓶和绷带！快！

高挽云拿出主角的氧气瓶和绷带，正准备使用。

高挽云：这绷带...

主角：你快绑啊！

高挽云：她...她的皮肤已经烂完了。

你还能呼吸么？（将氧气瓶递到凌一嘴边）

凌一还有一点意识。她动了动嘴唇。

高挽云：能行的，能行的！哈...（凌一并没有吸气，）

不行，我有点缺氧！（带上呼吸瓶，看向凌一的腿，很震惊。）

主角：这里海拔有点高！得尽快将凌一带下去（也带上呼吸瓶）

（高挽云绝望地摇了摇头。只见凌一的腿部有个大洞，血液从中喷涌。）

凌一：咳...咳。

主角：还有意识！没事的，会没事的！

云姐！就拿你符咒去填这个腿上的大洞啊！

高挽云：开什么玩笑！

凌一：我...好疼...

主角：别怕，你笑一个！（拉着凌一的衣领）

要笑啊！你不是最喜欢笑的吗，坚强地咧开嘴笑出来呀！

高挽云：耀辉。快到十一点了。

（主角咬住牙，似乎不想承认一些事情）

高挽云：凌一。疼的话，就哭吧。

（凌一终究是没忍住，哭了出来。但是随即又恢复过来。）

凌一：开...枪。

主角：什么...你别放弃啊喂！

高挽云：她...现在十点五十八，耀辉！她怕自己在十一点前溺死！

主角：别跟我说这些扯淡的东西！大高山上一点水没有，哪来的溺死！

你看她的嘴里，没一点水！她怎么可能...

凌一：...开枪。

主角：你不会溺死的对吧！

高挽云：佛的预言就没有一次失效过，你不是不知道！她会淹死，会在接下来一分钟内离奇地淹死！

主角：这...丫的...我怎会不知道呢。

把枪给我！

（主角把高挽云手里的枪抢了过来，上膛，对准了凌一的头）

主角（咆哮着）：凌一！我对不起你！

如果只有子弹才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...才能让你摆脱淹死的结局！那是你的胜利！

这条命，我欠你的！你到了地府要狠狠骂我！

（主角颤抖着双手，但是依旧没有扣下扳机。）

（凌一微笑了一下）

主角：丫的。云姐！我下不去手——你来开枪！（僵硬地把手枪塞给高挽云）

高挽云：你！

凌一，我...我开这枪之前你还是会淹死！但是，但是你不会痛苦了。

凌一开始抽搐，像是溺水的症状。

主角：（呆住）喂...这不对吧？！她在抽搐...她像是溺水了呀！

高挽云：愿来世噩梦不会陪伴你。

高挽云举起了枪，闭上了眼睛。

高挽云：...我不称职！

我是把枪对准队员的队长！我也不是你的好姐姐！

...我不想开枪！

主角：云姐。（平淡）

高挽云：...别呀。我不想！我...

主角：云姐。不用开枪了。

已经...已经过了十一点了。

（高挽云瘫坐在一旁。）

主角：她溺死了...老天爷你在开玩笑吗。

高挽云：怎么会！她...

主角：...

呵...(表情变化为震惊)

肺水肿。

高挽云：什么？

主角：是肺水肿！！她是因为肺水肿溺死的！

高挽云：肺水肿...因为海拔升高过快的缺氧，她肺部的液体渗出，把肺泡填满了。

然后就...溺死了。是吧。

主角：去他妈的神谕。

去他妈的神谕！！

旁白：荒诞，本就不该显露于世间，更不该宰割生命。

奈何世事无常。

红尘自有难言痛，众生皆苦不堪怜。

高挽云举起枪瞄准自己的额头。但随后又明白了些什么，放下枪来。

高挽云：耀辉。她不是溺死的。

主角：这还用你说。

她当然是战死的！

（给一个仇亚的镜头，仇亚坐在病房的椅子上，看到凌一死亡的消息，双手捂住脸。他手中那朵栽培的花朵也低头）

（给一个红袖的镜头，红袖在直升机前，嗓子已经喊哑了。她之前喊了好几遍“让姐姐回来”都没有用。）

红袖：给我回来，回来呀！姐姐你骗我！

（给一个门童的镜头。门童一个人坐在会馆指挥室。）

门童：各小队汇报撤离情况。

二队队长：二队居民已成功撤离！

三队队长：三队，居民撤离完毕！

门童：这次能预测到以万为级别的恶灵的猛攻。你们几队优先撤出区域，布置防线。

三队：收到！

（门童看了一眼消息，汇报凌一生命体征为死亡，闭上了眼）

门童：…

对不住了。

### 场三十六：（day 8 黎明（太阳升起些许））

（高挽云抱着凌一已经碳化的尸体，将她放入地下，之后埋起来，就埋在他母亲的旁边。主角在一旁点着火，烧了些纸钱。）

（主角给母亲磕了头。高挽云坐在一旁，捂着脸，很痛苦。）

高挽云：耀辉。你不打算…去地府找凌一的灵魂么。

耀辉：人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

这点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

高挽云：她和逸晨不一样！她现在可能还没有被审判到别处，还留在地府。

我的意思是，你上次没有救回你母亲是因为她已经进入地狱，这次如果我们快些赶到，在地府内把她的灵魂拽回来，然后赶在浮屠塔发射之前离开，说不定…

耀辉：云队。何必去地下找呢。

你看，她早就飞向天堂了。

(亮出cg)

旁白：纸钱的烟灰被风裹挟着飘向天空。

那是灵魂的重量。轻到一口气就能吹散，重到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驻足凝望。

高挽云：真是的。...一个个的。也不等等我。

主角：云队，走吧。

高挽云：我们？去干什么。

主角：（表情坚毅）算,账。

### 场三十七：

（红袖挽起袖子，让仇亚的藤蔓绑住手臂。她正在费劲心力将佛像安插到自己的手臂上。佛像已经插入大半）

红袖：啊！（法身佛脱手，掉到地上）

仇亚：红袖妹妹！你还是别勉强了。

红袖：（嘴角流着血）我看到了！凌一姐被恶灵包围了，我得学会魂术去救她！不能只看着你们拼命！

刚刚差一点，我再努力一下！

（仇亚把头侧向一边。）

红袖：还是不行吗...

高挽云随后开门进来。

高挽云：仇亚，你的伤应该差不多了吧。

仇亚：嗯，恢复了。

高挽云：会馆发来消息，要尽全力阻止恶灵的侵入。其它队伍已经在城外布置防线了，我也要过去。

仇亚：你不是...已经退休了？

高挽云：背后就是老百姓，上头也发了任务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耀辉已经去了。

还有...凌一的命，在那个阎王手上。

红袖：凌一姐...？

高挽云：...来不及细讲。仇亚，你带着红袖先走吧，城内有民众的安置点。

红袖：我...

仇亚：你看那边，恶灵...它们来了！（镜头给到户外，潮水般的恶灵从山上涌现）

(在会馆某处，门童推门而入。在黑漆漆的厅堂内，只有几支香是唯一的光源。只见有一个人带着棕色兜帽跪在佛前，他就是会长，而所面对的佛是过去佛。)

门童：您还在拜见这尊过去大佛。

有什么吩咐么？

？？？（会长）：一切尽在佛的洞察中。

只需顺应天命。

那应身佛是保不住的，就让他拿去吧。

门童：是，会长。

会长：...有人来了。

（佛前的香瞬间熄灭，会长的身影也消散。后面的门被悄无声息地打开，是阎王来了）

（门童回身用内力投掷出一颗石头，被阎王稳稳接下。）

阎王：威力不减当年，老林。

是否随我前去，你可想好了么？

门童：当然。

怎会让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呢。

（门童一跃而起，出拳攻击，但是”阎王“立刻消失。）

门童：他的灵魂转移了！

（他向会馆外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大批恶灵集结，包围了这里。）

门童：...

（他走到会馆外面，踢到了一具恶灵的尸体。抬头看只见外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恶灵的尸体。左侧是阎王和其手下余下的三个恶灵，右侧是已经挂彩的仇亚、高挽云和拿着手枪的红袖。其余的广阔地带，恶灵与其它的小队队员交战正酣。）

红袖：那个阎王不是被打穿了身体吗！怎么现在活得好好的？

仇亚：如果他能掌控恶灵，说不定...也能掌控自己的灵魂！

高挽云：看来阎王还是冲着你来的，仇亚。

但是他为什么会复活，难道说...（回想起一转的时候，阎王借助尸体复活）

啧，真是棘手。

大家听好，千万不能让阎王身边有任何的尸体！

我猜测他可以将灵魂转移到尸体上来，重新再生。

仇亚：是这样吗...

他既然能对人灌输恶灵来打造“追随者”，那同样也能如此转移自己的灵魂！

高挽云：罄竹难书，死一万次也不过分。

倒是你，红袖，你真的不走么？

红袖：我感觉...能看到一些鬼了！我能朝他们开枪！

高挽云：（虽然...只有魂术才对他们有效吧。）

红袖：不过...刚刚我没察觉，那红色佛像也被他拿走了！

高挽云：耀辉，他还好吗...

（阎王展示手里的三个佛像。）

阎王：三身合一，因果倒悬。腐躯为山，脓血成河；万灵嚎哭，聚而成形！

祂早已等候多时。

（只见一尊尸佛从不远处的地下钻出，它身边的物体随着流转。耀辉也跟着顶了出来。）

高挽云：耀辉！

只见耀辉也挂彩，但是仍然坚毅地看向尸佛。

耀辉：看来，弑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阎王：就让祂陪你们玩吧。告辞。

高挽云：休想！

（高挽云追了上去。）

仇亚：云姐！当心！

（只见尸佛操控许多钢筋要攻击高挽云。被门童挡了下来）

门童：（叹气）尸佛就交给我了。

一队。你们要尽力阻止阎王拿小佛像来启动浮屠塔。

一旦启动，将对附近城市的经济系统和水电供应系统造成巨大瘫痪。

那个红衣服的，你也过去。

红袖：呃，好的！

耀辉：（拦住红袖）你别听他的！

林先生，这种任务恕我们难以办到...她还是个普通的孩子！

门童：这是未来佛的语言！

即便你们不想去，我也很难帮你们。

（耀辉不屑地咬着牙。突然发现身边的红袖不见了。）

仇亚：红袖妹妹！（转头一看，发现红袖被那个拿弓的恶灵抓走了。拿弓的恶灵可以张开翅膀飞在天上。红袖在天上挣扎着。）

耀辉：只能上了！

(仇亚和耀辉只能赶忙往前去救她)

门童：现在就剩下你我了。你这孽障！

### 场三十八：

(高挽云被拿双刀的斗笠男阻拦。红袖被弓箭手拽着，耀辉和仇亚在前往救援的途中被拿酒葫芦的人拦下，耀辉拦住了他。仇亚继续前去。)

(另一边，阎王已经到了浮屠塔前。)

(在尸佛和门童那里。门童面对尸佛讲话。)

门童：诚佛在上。

您兢兢业业，体察万物，指引迷津，世人皆称“大慈悲”。

然，您可曾细数，这慈悲之下，滋生多少罪业？

有人预测婚姻好景不长，便抛妻弃子，不许复圆；

亦有人知晓仕途不顺，转而欺世盗名，去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！

更有甚者，料定至亲大限将至，只为遗产便图谋不轨，是何居心？

人们的懒惰和虚妄被放大，谦虚与良善被放逐。

不信，就看看有多少人，拿这“预知未来”来弄虚造假，有多少人陷入欺骗和罪恶的深渊！

阎王（面对眼前的浮屠塔）：正是因此，我们人类才应当谋求自我——一个正当的、有原则的、自强的自我。

以此，才能缔造繁盛富强，安宁祥和！

然而您那高高在上的神谕封锁了一切可能——我们的科技、艺术、宗教、历史、建筑、音乐、医学，无不受到您“指导”。

那未来佛前，有人拿重金买来的佛币沾沾自喜，登门拜访；怎不见有人苦心孤诣，登峰造极？

看看这被预言束缚的天空！摸摸这被天命禁锢的筋骨！这就是你想要的安宁吗？

我晓得...在我看来，您在谋划一场棋局。

但是，您图什么呢？

门童：世人如棋子，而弈者，并非您一人。

会馆于许久之前便将过去现在未来佛统统封存。

除此以外，还要焚烧有关真实典籍，将人们杜撰的传说放入藏经阁中。

于此数百年，才有那物阜民丰，海晏河清。

谁道是那歹人作乱，将法报应三小佛偷走，擅自从地狱放出恶灵，自诩为“阎王”，苟活于世！

自那以后，恶灵丛生，扰得百姓流离失所，生计断绝。

会馆历经千辛万苦，夺回其二，应身佛存于会馆，用以造出会魂术的精干应对恶灵；法身佛交予攸言，除我和她以外无人知晓。

愚以为，千淘万漉虽辛苦，但狂沙吹尽，终能还得太平。

阎王：错矣，错矣！

深埋于地下便无人知晓？终究是治标不治本！

唯有去向九重天外，重新审视科技文化，才能重塑，才能创造，才能揭开您的面纱。

哦，除了那拙劣的浮屠塔航天器，您让我们连航天服都设计不出来——每次设计图推到关键处，脑子就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！

可惜——这就是您玩弄人类的戏法？我们化为恶灵，便不需要航天服了。

让我来警告你：人类可以自大，可以懒惰，但人类永远自由！

门童：百姓永远不接受一个天命！

你问问城外易子而食的饥民，问问被恶灵夺去田舍的农夫，他们要的，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谕，而是碗里一粒实在的米！

百姓的安康是百姓种出来的、造出来的、踏出来的！他们的成果由不得您一人来判决！

呵，当然。您也判决了您自己。

我曾向未来佛预言，今日，正是你们所有佛的死期！

阎王：畅快，畅快！

九幽擎血帜，万鬼叩玄关。

掌翻旧日星辰，骸骨铸新天！

欲裂三界法度，重定阴阳时序，阎罗俯首间。

黄泉化酒酿，孤饮醉千年——

门童：驭怨魂，驱魑魅，啸人间。

苍生如芥，挥手云雨覆河山！

门童：（展示俯视角拍门童脸的cg）笑问仙佛何惧？吾命即道即理，乾坤倒悬看！

阎王：（展示仰视角拍阎王脸的cg）待得冥潮涌，寰宇共寒烟。

## 场三十九：

（闪回：三天前，day 5 午，还在医院时。紧接着场三十的结尾。）

仇亚：云姐...少抽点烟呗。

高挽云：呼...多抽点，不就显得你比我的命长嘛。

你本来就值得好好活着呀。

仇亚：云姐。你这话...

抱歉，我不是刻意地去怀疑或者伤害你，但是...你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我过去的事情？

我为什么“本来”就值得好好活着，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人生而已。

还是说...云姐，你了解我的过去？你知道的对吗？

高挽云：没什么。我只是在想，刚才确实说错话了。

（仇亚沉默了一会）

其实我已经问过你的死期了。

这也算是，我对每个队员应尽的责任吧。

仇亚：（震惊且不甘）云姐！

高挽云：（微微一笑）你还有五六十年的生命呢。

仇亚：真的吗！那...那我现在就可以下床...

高挽云：不行。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要离开病床。

仇亚：（笑）云姐！你真没骗我，我一定能好好活着！

高挽云：大概是老糊涂了吧。我本以为我没问过你死期的。这不刚记起来...

我还记得过两个月你要出去旅游来着，你没忘吧？

仇亚：（笑着）嗯！

）

仇亚：我能行的，我不会死！红袖，你等着我！

（另一边。红袖被弓箭手带到阎王跟前。阎王尝试将其强行与恶灵结合。）

红袖：勒得好紧！啊...

弓箭手：我们应该也不缺她一个...

阎王：追随我的恶灵越多越好，这就是贪婪。

我从不避讳它，因为想触碰真理，人们必须贪婪。不是吗？

别忘了，你们每一个被我选中的人，都将随我一起前去探索人类的边界，在佛无法掌控的地带去研究他们。

这是唯一的与佛掰手腕的路途。（顺手将恶灵强行塞入红袖）

弓箭手：是。那我先勒死她，这样就能让恶灵占据身体了。

红袖：啊...啊！

阎王：我们无需考虑风险。只消稍等片刻，静候佳音。

（仇亚终于找到了他们，立刻用藤蔓攻击他们，成功救下红袖。）

红袖：咳咳...！

仇亚赶紧掏出他的树灵给红袖。自己则死死地盯着阎王和弓箭手恶灵。

(不断切换镜头。高挽云打双刀恶鬼、耀辉打醉酒的恶灵。他们都被逼入险境，最终到了同一个战场，并且背靠着背。之后镜头转换给仇亚)

仇亚遭受阎王的攻击，不断后退。红袖尝试释放魂术，希望能够出手。

一旁的弓箭手准备朝仇亚射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红袖使出魂术，用灵活的云袖来击退这次攻击。)

旁白：那两道寻常布帛竟如云袖般舒卷而出，于空中绽开两朵绯色烟云。云袖拂过之处，箭矢如遭柔风细雨，被荡开数丈，颓然坠地。

红袖：（露出小臂）我要你放开他！

（外部战场上，门童对阵尸佛。尸佛可以操控周围的物体来攻击门童。最终没能成功躲开。但这个是门童的分身，门童真身用尽全力，将尸佛的头砍下来。随即，尸佛的伤口处冒出大量向外散去的灵魂。）

门童：（叹气）

人定胜天。

二队来到门童附近。

二队：附近的众数恶灵已经被剿灭！其它恶灵正在向浮屠塔汇聚！

（门童没有回答，而是向周围看了一圈。山脉上，恶灵尸横遍野。）

门童：让所有人撤离，安抚群众。

二队：但是一队他们...

门童：他们的路，只能是他们自己走下去了。

二队：...明白。

门童也转头要走。回头又凝视着远处高耸入云的浮屠塔。

场四十：

（高挽云和耀辉互换作战目标，之后二人得胜，并且立刻赶往仇亚和红袖那边。）

（仇亚在独自面对阎王，步步溃败，仇亚体内恶灵觉醒）

阎王：终于出来了，这个完美的恶灵！这是临别前给我的赠礼。

你的第二次生命，是它给予的。那你应该不会没想过，如果这恶灵脱离了身体，会怎么样呢？

（阎王举起手，正准备把仇亚的恶灵收归囊中。仇亚的能力更强大，用粗壮的藤蔓打偏阎王的手。）

仇亚：（反正死不了，能拖多久是多久！红袖你要赶紧跑呀！）

（红袖和弓箭手在另一边战斗，红袖还不太会用魂术，逐渐落入下风。高挽云及时赶到，一起消灭了这个恶灵。）

(两人看到背后的山上全是恶灵。)

高挽云：看来是撤不出去了呢。

红袖：他们...消灭不完么？

高挽云：红袖。你看看天空。

红袖：云姐，这个时候...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仇亚哥哥吧。

高挽云：仇亚他...他能回来的。

你想过，这云霄之外都有什么吗？

我们恐怕只有一条路了。

红袖：难道说...

高挽云：我想仇亚和阎王应该也在那边。

走，上浮屠塔！

(阎王召集恶灵攻击，但是仇亚同样召集更多藤蔓将恶灵全部打趴，并对阎王造成重伤。阎王发现附近有一具老人的尸体)

阎王难以招架数量众多的藤蔓。仇亚要更进一步前去攻击，阎王立刻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老人尸体中。原来的身体被仇亚刺穿，并突然消散。仇亚发现不对，但是为时已晚，阎王已经来到他身后，并且开始吸取仇亚的恶灵。

阎王：真不巧，这附近刚好有一具尸体。

(从老人变化为原来的样子，并且同时吸收仇亚的恶灵。)

虽然是个老人的尸体，但也够用了。他大概是没来得及从我的恶灵手下逃走吧。

你，也逃不走了。

(仇亚表情十分痛苦。)

阎王：恶灵赐予你第二次生命，而现在——

我应将其剥离。(阎王成功将仇亚的恶灵剥夺掉。给一个cg，仇亚跪在地上，而阎王站在他后面)

仇亚：好凉...

阎王：再会了。

不过这具身体真是羸弱，我得——啊，路都不方便走，也很难操控恶灵了！

只能爬了么...得赶紧找到一个健壮点的尸体。(阎王不断向外爬，看到远处有一具成年尸体)

(正好在这个时候，耀辉也赶过来)

仇亚：我得...做些什么！

主角：我听到了！刚才这边的打斗声，是仇亚他们！

仇亚的终端怎么没信号...不能耽搁时间了！

按照云姐的说法，阎王会找到尸体并且复活！现在不清楚他有没有受到重伤，所有出现的尸体都得小心！

仇亚：！！

得赶紧让耀辉...干掉他！

(放出自己的几只小树精灵) 快...快去！

(主角碰到了阎王(老人)，认为他是一个还没有撤离的老人)

主角：这...老爷爷，您没事吧？

阎王：唉哟，这今天一个人也没见到，搞什么呀？

主角：您得赶紧离开这里！

我是来这里执行任务的警卫员，但是现在任务在身，不能带着您。您顺着这条路往南走就行！

阎王：我这老腿也走不动呀。你就把我搬到那边的屋里，行不？

我也就这把身子骨了，让我睡一会吧。

主角：呃，好吧。

仇亚：云姐...你骗我。(树精灵前去，但是主角已经很靠近旁边的小屋了。)

主角：谁！

(主角看见旁边的树林里的灌木丛动了动，麻薯和布丁蹦了出来，看起来很虚弱。)

麻薯：耀辉...那个老人是阎王本身...

布丁：快，快干掉他....

主角：他？

(主角再一看，看到这个老人已经是一具干尸。)

主角：他明明刚刚还和我交谈...坏了！阎王转移自己灵魂了！

在哪里，他在哪里！没见到！

你们这群小家伙怎么虚弱成这个样子？喂！

别啊！！！

(给一个打向主角的镜头，这个镜头快速朝主角移动，表明阎王的攻击即将打到主角。)

**场四十一：**

(高挽云用终端联系仇亚和主角，都没有回复)

(高挽云和红袖来到浮屠塔下。发现三尊小佛已经被嵌入浮屠塔中。)

高挽云：上面的红灯笼在一盏一盏被点亮。都点亮的时候，应该可以起飞了。

(高挽云看了看即将到塔下向他们围攻的恶灵)

...他们怎么还没来！

红袖：这些看似是塔门的内部都是...墙？

（塔门内部是实心的，用墙来堵住塔门。红袖摸着塔门墙。）

我们要怎么进到里面？

高挽云：最上面那个门黑得更深，应该是那里！

（这个时候，主角和阎王也来到浮屠塔下。主角是被阎王打飞入场的，阎王随后露面。）

（阎王只是一步一步向着浮屠塔走去，并没有说话。）

主角：只能上浮屠塔了。

喂！你们见到仇亚了吗？

他不应该...比我先到吗。

（恶灵即将攻击到他们）

高挽云：要是他已经逃出去就好了！

主角：（一把将红袖拽到身后，符咒瞬间绞杀恶灵）不等了！走！向上爬！

（高挽云准备爬行，被恶灵恶灵拖下来）

红袖刚想叫喊，被主角拉住。

（阎王依旧没有着急上浮屠塔，还在下面悠闲地走着。主角背着红袖，抽干手脚和墙面间的空气，以此向上爬行。）

（灯笼点亮，浮屠塔起飞。起飞的一瞬间，她看见仇亚体内的恶灵被阎王召唤出来，然后阎王借助仇亚恶灵的藤蔓快速移动。高挽云表情瞬间凝固）

（主角团三个人站在浮屠塔的外面，看着阎王和一众恶灵消散在浮屠塔下喷出的火焰中。大多数恶灵被灭掉。）

（主角还在一步一步往上爬。）

红袖：好高...我头有点晕。

主角：没事，再坚持一会...云姐？

（高挽云怔怔地盯着下面。）

（突然，只见火焰里面，阎王毫发无伤地走出来，到了大家面前。）

阎王：各位，烦请让路。

（阎王突然表情严肃。）

阎王：哦？

（高挽云立刻愤怒地杀到他面前，用尽全力砸下雨点般的拳头。和阎王打成平手。）

主角：红袖！屏住呼吸，我们继续向上爬！

(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七层浮屠的最后一层开始像火箭一样分离，在其上的高挽云和阎王一起掉下去。但是高挽云并没有停下对阎王的攻势。)

主角：喂！

红袖：挽云姐！

(主角本想继续看，但是随后他看到浮屠塔的第六层也开始分离。)

主角：(哭吼着)爬！往上爬！！！

(主角背着红袖尽力往上爬，随后终于在第二层即将脱落时来到第一层，并且进入。二人大喘着气。进入后，一层玻璃直接封住了这个门。)

红袖：耀辉哥哥，我们安全了么？

耀辉：嗯。

红袖：我...好累,我...

(主角挽着她的头，让她睡下来。)

## 场四十二：

(在浮屠塔的一层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似乎有一扇门。)

(主角向着窗户外望去。)

旁白：男孩出神地望着辽阔的大地。

他分不清这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——一周前，他还是那个打劫假药贩子、对着妈妈撒谎的他。

而现在，无垠的深邃将他压倒、碾碎，不敢喘气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他似乎才觉察到——结束了。彻底结束了。

高挽云，她下去了。

仇亚呢。没看到。应该逃出去了。

接下来是...凌一。她很顽强。

最后是。我妈妈。

耀辉摸到了手上的望远镜，觉得胸口堵得厉害，便把它撂在地上，坐在一旁。

恍惚中，他似乎看到妈妈一次又一次的说教，一回又一回的不辞而别，一声又一声的祈愿。

“我的孩子他不应该！！”

“他不应该在哪天被恶灵撕扯得一干二净，他不应该在我面前消失，他不应该哪天突然因为一些离奇的事故暴尸荒野！”

“他生来不值得被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践踏呀...”

...唉。

也许下辈子，我能理解您对他的憎恨了。

方耀辉把头紧紧埋在臂弯里，不愿意抬起头。

现实是，“对不起”是最来不及说的话。

“要我说，你是我见过的走江湖的这帮人里最孝顺的。”

孝顺倒是没看到。走江湖么，我都快忘了我是个劫匪了。

他只是看着母亲收入微薄

(间隔一小会)

大地静默，乾坤肃穆。

(cg撤掉，变为黑屏)

唯独命运，如影随形。

耀辉站起身来，尚有些力不从心。

只是，注定要来的人和事，注定要亲手送走。

耀辉：呼——

你怎么还活着。

(只见窗户外，阎王依旧稳稳站在浮屠塔的舱外。)

阎王：要是太空里没有这具宇航员的尸体，我还真就被她拖下去，再也无法返回这里了。

万分感激，天命眷顾于我。

出来吧。

(耀辉打开窗户，稳稳站在浮屠塔的舱外。可以看到，他套了一层用空气制作的宇航服)

阎王：用空气包围自己，做一个宇航服么？

就不说那致命的高温和射线了。怕是这氧气就撑不了多久。

主角：我朋友有句话——这世道，佛不渡人，人得自渡。

该画上句号的地方，(笑)可一定不能画上省略号呀。

(主角大喘着气。他看向阎王，突然仿佛看见了黑白世界中的死佛神，和黑白的、流着白色泪的、濒临死亡的自己。(这一段可以是未来的场面))

阎王：(突然绕道主角身后)那么，你准备怎么自渡呢？

(主角有些惊恐，赶忙朝后挥出一拳，但是阎王随即瞬移到别处。)

阎王：人类在佛的眼中，如同实验皿里的蚂蚁！

你没必要做这些徒劳的阻碍。

(阎王掏出三尊小佛像，和耀辉交手很快制服了耀辉。)

(耀辉还想继续作战。)

(随后，他在浮屠塔外侧打开了传送门，将地府的恶灵传送到此处。恶灵扛着尸体，同时很多恶灵一个接一个融入浮屠塔。)

阎王：你当真觉得，我不能再复活了？

主角：呼吸！我需要...氧气！

(主角近身时迅速被打败。主角无法操控空气，渐渐飘向太空，身体中血液飞溅)

阎王：再见。

(阎王下意识去摸自己手上的小佛，发现三个都没有了。)

阎王：他什么时候偷走的！

主角：好巧啊，你能找到一具尸体来复活你。

那么现在，你还能再找一具吗？

(主角将三个佛像放入体内，将恶灵全数扫荡。)

阎王：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的短视毁了人类的未来！

主角：我要你偿命！

阎王：你能阻止我，但是也只能做到这些了。

浮屠塔已经发动了！总要有人背上万世骂名，来打破死局！

这些，你，你们任何一个人人都不敢做，都做不到！

主角：那又如何。

即便我不得好死，也要你来陪葬。

阎王：啊...！

(他拖着阎王，向着太阳飞去，二人消失在光芒中。)

#### 场四十三：

(主角已经死亡。在幻象中，他来到一片白色空间。)

(起初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主角没有说什么话，只是起身往前去。但是随着主角的奔跑（游戏中可以制作成音游，有视角的翻转，人物的跑动。），展现耀辉过往的一幕幕，也就是过去的一幕幕cg。直到旅途的终点，主角终于见到了他和妈妈住的那个屋子。)

(主角轻轻推开门。)

耀辉：妈...

(微笑) 我们走吧。

#### 场四十四：

(浮屠塔上，红袖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主角不在了。)

红袖：耀辉！你在哪？

有人吗？

（半晌，无人应答。）

（红袖的面前是浮屠塔内部的一扇门。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好打开了它。里面的房间很黑，但是隐约可以看到向前延伸的向上的台阶）

（只见在他面前，有一个戴兜帽的人（会长）从她后面走向她前面，侧身经过。）

红袖：（震惊）！

红袖：您好？

（会长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往前走，并且踏上了台阶。）

会长：伏惟圣裁。弟子此身修为，意下如何？

（眼前逐渐变得亮堂，金光一片。只见正前方、左前方、右前方分别端坐着尸佛的头和三尊小佛（也即现代佛）、过去佛、未来佛。）

红袖：（趴在地上）好庞大的佛像！

那个是未来佛...不是听仇亚说，在地下埋着么？三个小佛也在！

红袖：等等...我什么时候趴在这里的？

我...我没力气站起来身子！

过去佛：（对会长）众生皆苦，苦为恒常。

吾等撰写世人之天命，观测其如何渡过此番苦海。

吾已借汝之眼，观千次红尘，历百代因果。

有人蹈火覆舟，有人执炬迎风，有人画地为牢。

红袖：佛在观测我们？这...

未来佛：放下渴爱，明悟虚妄；了却因缘，修成正果。

汝于苦难中恪守职责，直至终末。准予超脱，随吾前往极乐世界。

会长：不胜感激。

红袖：极乐世界...没有苦难么？

等等！我的身体！

（红袖发出绝望的哭喊。）

众佛像：南无阿弥陀佛。

红袖：不...啊！

佛像背后发出耀眼的白光，很快吞噬了这里。

最后，依旧是这个场景，但是金光散去。所有佛像和会长皆不见。

红袖已然化为一小尊观音菩萨，立在厅堂中央。（剧情中，可以做两张cg的反复切换，一张是正中央矗立的流泪的菩萨，另一张是正中央矗立的红袖，双手合十，流泪）

（一滴泪水滴落下来，在黑暗中散开。打出字幕：九九归一完）

后记：

（那一天因为阎王的恶灵和会馆的人对抗，死了很多。以下是地府内的情况。）

鬼男：今天你怎么还没下班...人这么多？（廊道内一眼望不到头）

鬼女：您好，来这边签个字！赶紧签！

鬼男：这...阳间是发洪水了还是粮食歉收啊？这么多灵魂大驾光临...

鬼女：亏你还有人接班，我倒是真牛马呀？

去去去！给上级说去涨点薪资！

鬼男：这...地府这边被那什么六个手臂的东西破坏一遍，现在正是缺冥币的时候...

鬼女：那你别烦我！

鬼男：诶好好好，我马上走。

鬼女：快点签字！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！

（四个月后。高挽云并没有死亡，而是烧伤并且住进了医院。今天是她办理出院手续的一天。门童在外面等她。）

（云姐在办理出院手续）

前台：请出示一下社保卡。

嗯，好的。

费用主要包括清单上的这些。经医保报销后，这是需要退还给您的金额。在这里签字。

回去之后记得按时抹药治疗烧伤的创口。祝您早日康复！

？？？（高挽云）：嗯。

（出来之后。在医院门口）

高挽云（带着口罩）：...

门童：云队。等你好久了。

走吧，按你说的，上车去兜兜风。

有想去的地方吗？

高挽云：我导个航吧。

（门童在公路上慢慢开车。）

高挽云：你不在会馆工作了？

门童：现在那里已经重建成什么公园了。没有佛像，也没有阎王带来的恶灵，我这不就退休了嘛。

你大概有些关于会馆的事情想问的？尽管说吧。

高挽云：...没什么。

门童：嗯。

高挽云：林。

有些东西我想不明白。

门童：你说吧。

高挽云：...

门童：如果你的那个症状又发作了，不妨说出来，会好一些。

高挽云：...我又看到逸晨了。

我看到他...似乎在一个岛上。他的脸很模糊，声音也很沙哑。但是我确信就是他。

门童：这样啊。

高挽云：你说，在我们向未来佛去发问，知晓命运的那一刻...

是不是，就是一种罪过？

旁白：她终于把“罪过”这个词说出口，才敢接着倾诉。

高挽云：这种知晓就是一种诅咒——它无视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动力，还能干扰...不，污染我们的一切选择。

我看着一个个队员出任务，再回来，前仆后继。我早就预测过他们的命运！

我早就知道那一天凌一会死，还有仇亚，还有耀辉，还有之前我的那些队员。

每一次，每一次我看着死亡的倒计时流逝都无能为力，却要强颜欢笑地给他们分配任务，给他们做好吃的买好喝的，装成一副伪善的样子指使他们走进深渊，陪着他们走进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，再走向痛苦的黎明...

还要镇定着继续安抚剩下的人。

是不是，我才是真正的“阎王”？

门童：...

旁白：车开慢了些。

唯独此时，原野上的草木清晰地扎眼。

门童：在我原来当队长时，我也曾无数次纠结过，何必要得出这样的答案。

但是后来才发现...去承认世界和未来的随机性，比接受一个残酷的命运更可怕。

谁都不想在未来哪一天突然收到辞职信，哪一天股票暴跌，朋友离世，哪一天突然遭遇天灾人祸。

谁都不想。

人们害怕未知。所以才敬畏它。

高挽云：…（看着窗外）

门童：于是人们将这种命运合理化、神圣化，不断说服自己。

到头来，我们既是被枷锁捆住的人…也是拥抱这枷锁的人。

说到这，我就想起来我那个老朋友啊…有时候，无知不也是一种福气么？

高挽云：可是…

门童：可是总要有人去理解去面对去拥抱的。

还记得攸言么？

高挽云：耀辉他母亲啊。

门童：我钦佩那些先驱。那些在科研攻关的，那些体育健将，那些领袖和精英。

当然，还有那些每天都能爽朗地开始新的一天的，所有的大家。

还有那些悔恨过的人、那些负伤的人，那些看过生老病死，那些已经选择踏上旅途的人。

我们总有一天会看清人类的无力——人类再怎么做，也快不过光速；没有那些辅助器械的支持，在地球上就是跳不到一百米高。

分手的刹那，离别的注目，触摸伤口的痛心。一个项目就是攻关不下，一条知识就是晦涩难懂，一份牵挂就是难以忘怀。

不是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，也并非每个人都是聪慧、勇毅和热爱的集合体。我们总有缺陷，总有不解，总有遗憾和颓唐，也总能在迷惘中给予自己回答。

这就是我们。这才是我们。

…

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挽云。

高挽云：…（愣了一下，之后苦笑）

门童：到了。

高挽云：嗯。

门童：这里啊…那我就去远处逛逛风景。你要是想散散心，就不打扰了。

（门童退场）

旁白：她没着急下车，而是先把那朵花拿出来。

——那朵仇亚种的白色香雪兰。

过了花期，它已经枯萎得不成样子；但是那弯曲的花梗和展开的萼片，一切都在阐述着：它曾经绽放过。

高挽云在那棵松树前半蹲着，用一个小铲子来挖土。（cg是摘下来口罩的样子，高挽云的口罩挂在左耳朵上，右半边脸烧伤。）

坑不深，但是已经能看到下面的东西——一个生锈的小盒子。

挖出来，打开一看，是种子。

高挽云：种子放坏了呀。还是...放回去吧。

对不起。我失约了两次。

六年前一次，四个月前一次。

总共欠你两条命。六年前一条，四个月前一条。

...下辈子还。

...

一路走好，仇亚。

还是说，我该叫你六年前的名字...

一路走好，逸晨。

...

她顺手也把香雪兰安放在里面，把坑填上。

（她刚掏出一根烟，又突然想到什么（回想到仇亚不想让她抽烟），把烟放了回去。）

高挽云：...

旁白：心事就和烟一样，一天不想就挠痒痒。

那就等着时间戒掉它吧。

高挽云：你们真是，一个个不省心。

以及...我还想说什么来着。

...

我陪你们回家。

（在早晨的阳光中，高挽云的背影被照得格外明晰。）

（之后就是真正完结了。放出工作人员名单。）

## 4. 游戏副剧情

玩家遇见会长。会长从未告诉玩家他是过去佛。玩家一次又一次打游戏（观测前路），一次又一次挑战阎王。每一次都是一个不同的时空，而阎王永远都没有上一次的记忆。某次阎王（因为自己是前会长，也知道佛的事情）突然记起来你好像在之前见过。他在倒数第二次之前，意识到角色是被人操控

的，而自己会被一次又一次清除记忆。他也料定，如果最后角色背后的玩家发现我记起之前的事，那么下一个轮回，就会彻底删除阎王自己的记忆。阎王忘记了一切，在主剧情里被干掉了。

会长表示。玩家（过去佛）在为它们挑选一个最好的未来。

他表示，当时我是会长的时候，只有未来佛和那三尊小佛被挖出来。